

民间文学小丛书

陕北出了个
刘志丹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民间文学小丛书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白 黎 搜集整理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1984·北京

目 次

改造团总	1
巧运银洋	4
草人借弹	11
笤帚把子换枪	17
浑身是胆	22
临危不惧	26
一袋“仙米”	31
红军造“大炮”	36
马子川大捷	40
借雾脱险	45
刘志丹来了	49
我是侍候大家的	53
一条棉裤	57
五个鸡蛋	62
百岁衣	65
自请受罚	68
智取兴隆寨	72
出奇制胜	76
让我“看看”咱们老刘	83
后记	85

改选团总

保安县民团的总团总路登高，外号叫路仰子，是个刮地皮的能手。他不但经常向全县索取弹药费、慰劳费和所谓冬春两季的“服装费”，还不时以催粮要款为名，带着团丁窜到乡下，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连地主老财也不放过，这样就得罪了许多绅士。

刚刚返回陕北的刘志丹，掌握了这些情况并和几个同志商量以后，决定发动群众把路登高赶下台。

过了两三天，保安城里的饭馆、店铺、街巷里，人们三五成群地都在议论路登高的罪恶。

有的说：“老哥，路登高这个催命鬼，又把人逼死啦，你听说没有？”

有的说：“这龟孙子可把老百姓苦害扎^①啦，真该千万万剐！”

一个青年后生说：“路登高一年能有多少军饷，可他又修房子又买地，还不都是咱们的血汗！万不能让他再当团总啦。”

一个中年人向左右看了看，见没有生人，便放低声音说：“听说刘志丹回来了！他可是个人才，对穷人可好啦，在家里开大锅饭，放粮救济穷人，要是他当团总该有多好啊！”

① 扎：方言，厉害的意思。

人们越来越多，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群。大家边说边骂，连团丁过来都不害怕。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声：“走，我们到县长那里请愿去，改选团总！”

人群“轰”的一下，向县政府涌去。

一连几天，县长的院子里，天天有成群的人来请愿，要求改选团总；县长的桌子上，天天有绅士们送来的状子，告发路登高贪赃枉法、侵吞公款的罪行。闹得县长坐卧不安，六神无主，只好同意改选。

斗争的第一步胜利了。刘志丹和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能掌握到百分之七八十的选票，就决定由刘志丹等参加竞选。

这天，设为会场的保安小学里，到处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请投刘志丹先生一票！”“请选刘志丹先生当团总！”

县长亲自来监选，仪式很隆重。主席台上，刘志丹笑容满面，还不时地和县长说着话。而路登高的脸色很难看，只几天工夫，就变得黑瘦黑瘦的了。他强打精神，也坐在县长的旁边。会场上多一半是地下党联络来的人，改选十拿九稳获胜。

选举快要开始了，忽然从门外挤进来一个瘦猴子似的团副。他走到路登高跟前，低低地说：“都请来了，在外边等着哩。”

路登高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县长说：“县座，外边有二十几个老百姓，是远乡绅士们派来的代表，要求参加投票，我看让他们进来吧！”

县长说：“行嘛，绅士们的代表可以参加！”

县长的话音刚落，就从门外走进二十多个腰弯腿拐的老

汉，他们一边走一边还直咳嗽，在会场上乱撞乱挤。原来这都是路登高花钱雇来投票的。

路登高喜笑颜开，劣势变成了优势。

这一“突然袭击”，使同志们都很着急，大家不约而同地都用眼看着刘志丹。

刘志丹一眼就看穿了路登高的鬼把戏，他想了想，立刻在纸条上写了“学生”两个字，交给一个同志。

过了会儿，有人进来报告说：“县长，外边有二十几个学生，是远乡绅士们的儿子，乡绅们路远不能来，派他们来参加投票。”

县长一想，远乡绅士们的代表可以临时进来参加，当然远乡绅士们的儿子也可以临时进来投票。就点了点头说：“好吧，让他们进来吧。”

这时，等候在门外的一群学生，便蜂拥地走了进来。路登高的脸色又变得十分难看，真是哑巴吃苦胆，苦死不能言。

选举开始了，路登高雇来的那二十几个老汉都不识字，只得请学生代写，结果学生在他们的选票上，都写上了刘志丹的名字。

选举结果公布了：刘志丹当选为总团总。后来，大家用军乐吹吹打打地把刘志丹送上了任。

从此，刘志丹就利用保安县民团总团总的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并进一步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

巧运银洋

刘志丹在洛河川一带，领导农民斗地主、打土豪，筹集了一千多块银洋，准备购买枪支弹药，建立自己的武装。

当时的陕北，不但国民党匪军、地主民团横行，而且土匪成群，抢劫的事情经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谁敢带着这么多银洋出外呢？在这之前，也曾派人去河东（山西）买过枪，可结果连人带钱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扣押了。

为了买枪的事，刘志丹考虑了好几天，总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一天上午，刘志丹出门去找同志们商量办法。走到半路，正碰上一队送丧的人群，只见几个乐人①在前边吹吹打打，棺材后跟着一群男女，披麻戴孝，哽哽咽咽地哭着。最后面还跟着一个人，不时向路上丢着纸钱。

刘志丹站在路旁看着看着，眉头上皱了好几天的疙瘩解开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说着一转身，急急忙忙跑了回来。他赶着一头毛驴，驮着一千多块银洋，吆喝着向吊坪走来。到了吊坪庄上，找着了他和谢子长之间的秘密联络员。

晚上，联络员悄悄地引来了十几个可靠的穷苦农民。刘

① 乐人：吹鼓手。

志丹把建立革命武装的事和运银洋买枪的办法给大伙一说，大伙十分高兴，纷纷说：“老刘，你就领着我们干吧！”在刘志丹的指导下，人们把银洋装进一副棺材，又在棺材盖上掖了几条红布，还照出丧的习惯在棺材头上绑了一只公鸡。①

黎明的曙光撒到山山峁峁②的时光，每人分了几个刚做好的窝窝头，抬丧的队伍便出发了。

大伙心里都乐滋滋的，可表面上还要装出悲痛的样子。刘志丹肩膀上搭一条破毛褙跟在后边，边走边丢着纸钱。

就这样，走了两天平安无事。

这天上午，刘志丹他们在一条川道里，正轮换抬着棺材向前走着。突然，从前边传来了一阵淫荡的小调，接着一群白匪军从对面的转弯处窜了出来。只见这些家伙，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活象一群大烟鬼。匪军一见前面有一伙人，以为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就象饿狗一样扑过来，挡住了去路。

一个满脸大麻子的家伙，走到刘志丹跟前，恶狠狠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刘志丹指了指棺材，从容自若地说：“我们是抬死人的。”

大伙把棺材放在路旁，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伙匪军。

那个麻子脸斜了斜三角眼，盯着棺材好象有些不相信似的。他走过来用脚踢了几下，猛然回过头来问：“里边装的什么人？”

刘志丹装出很悲痛的样子说：“是我的哥哥，他在外边给人做工，得了个传染病，前几天死了。”

① 当地习俗：发丧时棺材头上绑一只公鸡，意在把鬼魂引往阴间。

② 峁峁：小山头。

与此同时，白匪军你争我抢，把大伙逐个搜查了一遍，但除了一些窝窝头以外，什么也没有捞到。

麻脸家伙很不甘心，又走到棺材跟前，瞅着棺材转来转去，不肯离开。

此刻，大伙的心情特别紧张，都偷偷地看着刘志丹。

刘志丹很镇静地走到麻子脸跟前，说：“你要是想看看我的哥哥，我可以给你把棺材打开。不过他是得传染病死的，就怕你嫌臭。”说着就动手解绳索。

一个干柴棍似的瘦猴子匪兵一听这话，急忙走到麻子脸身边，嘀嘀咕咕地说：“排长，别看了！传染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臭哄哄的死人，也没啥油水，不如到前庄上刘财东家过过大烟瘾去！”

麻子脸排长好象真的闻到了臭味，忙用手帕捂着鼻子，指着棺材头上的那只老公鸡，命令道：“把这只老公鸡抓走！”

瘦猴子匪兵跳过去，一把抓住老公鸡，倒捉在手里掂了掂，对麻子脸说：“胖着哩，够排长美美吃一顿的。”

老公鸡象反抗似的，“嘎嘎”直叫，扇动着膀子，掉了一地毛，被匪军们抓走了。

大伙看着匪军远去的背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互相看着，会心地笑了一阵，又抬起棺材赶路。

第二天中午，他们路过一个叫胡家园子的村庄。这庄上有个大地主，外号叫胡大坏。他得知刘志丹在陕北领导农民斗地主、打土豪的消息，十分害怕。前几天，他网罗了三十多个地痞流氓，成立了一个民团。这几天，正在到处抓民夫修炮楼，筑围墙，要粮要款。

刘志丹他们刚走到村头，从巷子里跳出来四、五个歪戴



子斜眼睛的团丁，挡住了去路。

一个象小头目的家伙，冲着刘志丹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刘志丹说：“是抬死人的。”

“往哪里抬？”

“往华池县。”刘志丹边说边给大伙使了眼色，大伙领会了意思，抬着棺材就走。

团丁们把枪栓“嘎嚓”一拉，一齐吼道：“不能走！修炮楼去！”

刘志丹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硬要抬走，反而会闹出麻烦来，就决定进村后再寻机脱身。

团丁们引着刘志丹他们把棺材抬进了胡大坏的院子，刘志丹看到南墙边有个厕所，看了看风向，正刮着南风，便计上心来。他招呼大家把棺材放在靠厕所的墙脚，便先抬石头修炮楼去了。

刘志丹混在民夫中，抬了两块石头，就装着上厕所的样子，走到厕所的后边，用茅勺把茅粪挖出来撒了一地，顺着风一吹，满院子都是臭气。

不一会，胡大坏抽足了大烟，走到院子里，臭气熏得这家伙直捂鼻子。他斜眼一看，见南墙下放着一副棺材，大骂道：“他妈的，是谁把个臭死人给我抬到院子里？真他妈的混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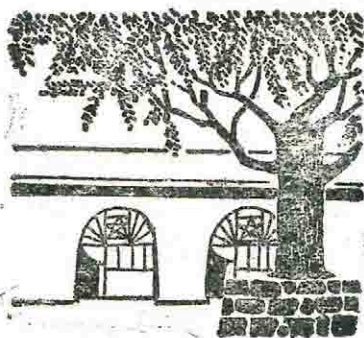
一个副官模样的家伙跑过来，一个立正：“是弟兄们刚抓来十几个抬死人的，叫他们抬石头、修炮楼去了。”

胡大坏圆睁两眼，大发雷霆：“老子刚成立民团，就把个臭死人抬到院子里，太不吉利了！还不快叫他们给我抬走！”

那个副官转身骂道：“他妈的，还不赶快抬走！”

刘志丹他们乘机把抬石头的杠子一丢，抬起棺材就走了。

就这样，刘志丹终于把银洋运到了甘肃省的华池县，并通过关系买到了十几条枪和两箱子子弹。



草人借弹

刘志丹在稍山里组织起游击队，打富济贫，造反了！受苦人带上长矛、大刀，纷纷上山投游击队去了。这消息，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传来传去，越传越神：说刘志丹是李闯王再世，是神仙下凡，能撒豆成兵，会呼风唤雨；说游击队枪打不入，刀砍不进，等等。还有人编了一首民歌唱道：

红云飘飘满天空，
陕北又出李自成。

千里雷声万里闪，
名字就叫刘志丹。

刘志丹来英雄汉，
领导穷人闹共产。

穷苦百姓齐响应，
共产大军遍地生！

其实，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当时只有几十个人，大部分队员拿些刀矛弓箭的，总共十几条快枪，而且子弹少的非

常可怜，每条枪最多三颗子弹。别看队员们的子弹袋都装得满满的，实际上是些高粱杆杆切成的节节子。队员们把子弹看得比金子还贵重，每次打仗时，都要把弹壳拾回来，有时还要把打出去的子弹头挖回来。

莫这些打过的子弹壳、子弹头有什么用处呢？用处可大啦！只要把子弹壳的火帽冲下来，放上火柴头，装上土制的火药，再把挖回来的弹头按上，就是一颗新子弹了！

有一天下午，刘志丹从山下回到了游击队的宿营地。队员们正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围在一块造子弹哩！有的往下冲子弹壳上的火帽，有的把一根铁棍一节一节砸断，有的在石头上磨制子弹头……

队员们看见刘志丹回来了，都纷纷说道：

“老刘，我今天造了三颗子弹！”

“我造了四颗，你看合格不？”

“我只造了一颗，把手也磨烂了！”

刘志丹高兴地看着队员们造成的一颗颗子弹，连声称赞道：“好！好！比敌人兵工厂造出来的还好！”

一个队员说：“这子弹头太难造了，要把一节节铁棍磨成一个个弹头太费工了！”

又一个队员说：“要有现成的子弹头，我保证一天能造几十颗子弹！”

是啊！要把手指头粗的一节铁棍，磨成毛笔头似的一个子弹头多么不容易呀！刘志丹一直想着这个问题。一天，他从外边侦察敌情回来，想好了一个向敌人借子弹头的办法，就在董大伙扎制十个草人，而且要穿上游击队员的衣服。

队员们都很奇怪，问道：

“老刘，扎制这些草人作啥用呀？”

刘志丹笑着说：“让草人给咱们游击队造子弹嘛！”

队员们更奇怪了，问道：“老刘，草人怎么会造子弹呢？你可真会开玩笑！”

刘志丹又笑着说：“到时候，这些草人就活了，他们会造出很多的子弹来，比你们在石头上磨子弹头不知要快多少倍呢！”

队员们非常的奇怪，一边说笑着，猜测着，一边扎制着草人。

两天以后，十个草人扎制成了。有的拢着羊肚子手巾，有的戴着军帽，有的握着木刀，有的端着木枪，个个形象逼真，活象十个游击队员。

这天晚上，弯月如眉，夜风习习。刘志丹带领游击队员，扛着草人下山了。他们走到一条川道里，将十个草人布置在一个庄子后沟的山坡上。坡上地形复杂，荒草齐腰，还长着稀稀拉拉的树木，这是刘志丹在前几天就选好的地形。

布置好草人以后，刘志丹就带领队员们到庄上宿营了。五更时分，刘志丹让两个地下党员，通知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带上木棍、铁锨等家伙，悄悄上到山头，埋伏在那个山坡的四周，待机行事，呐喊助威。

离这里五里路的一个山寨上，住着一排白匪军，三十几个人，三十几条枪，还有一挺机关枪。这群害人虫依仗着自己的枪械好，子弹多，根本不把游击队放在眼里。带队的排长是个歪歪脖子，抽大烟抽得脑袋干得象颗山药蛋。这家伙坏的要命，经常窜到各村不是抓鸡就是打狗，看见年轻婆姨，就嘴歪眼斜，动脚动手。

这一天早晨，歪脖子排长吃完抢来的鸡肉，坐在安乐椅上，正剔着牙缝里的肉梗，值班的匪班长引进来一个农民。歪脖子斜着眼睛，叫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个农民镇静地说：“老总，我是来报告消息的！”

“报告什么消息？”歪脖子继续剔着牙缝。

“刘志丹带着游击队到我们村里了！”

“什么时候到的？”歪脖子吃惊地问道。

“吃早饭的时候。”

“你是哪个庄上的？”歪脖子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

“就是你常来抓鸡的那个刘家寨！”

“游击队有多少人？”

“刚刚十个，拿五条枪，五把大刀。”

狡猾的匪排长歪歪着脖子，看着报告消息的农民，又问道：“你报告的都是真实情况么？”

“老总，绝对真实！”

歪脖子对那个值日的匪班长说：“你快侦察一下，看情报是不是属实。”

过了一个小时，匪班长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向歪脖子报告道：“情况完全属实！”

歪脖子一听，留下一个班守寨子，带上两个班，兴冲冲地直向刘家寨扑去。

这时，在刘家寨里等候的刘志丹，一看白匪军上勾了，心中大喜。等匪军刚要进村时，他们打了两枪，便急急忙忙向后沟里跑去。歪脖子一看游击队“狼狈”而逃，不知是计，紧追不放，还拉着鸡公嗓子喊道：“弟兄们，抓住一个游击队赏给袁大头二十块！”

游击队跑到山坡前，就钻进一条小山沟里，三绕二拐地爬上山头去了。歪脖子追到山坡前，不见了游击队。匪兵们东瞅西看，忽然发现山坡上的草丛里有游击队员在走动，仔细一看，一个、二个、三个……不多不少，正是那十个游击队员，五个端着枪，五个拿着刀。歪脖子心里暗自高兴：“游击队今天就是插上翅膀也休想飞出我的手心啦！”他马上命令匪兵们开枪。匪兵们这阵也来了劲头，端起枪来就朝“游击队”猛烈射击，子弹打得“游击队”身后边的黄土崖烟尘滚滚。但是，山坡上的“游击队员”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端着枪，拿着刀，好象嘲笑匪军们枪法不准！

打了一阵子，歪脖子一看，“游击队员”没有一个被打倒。他吃惊地叫道：“游击队真的枪打不入么？我就不相信，弟兄们，狠狠地给我打！”

匪军们又是一阵猛烈射击，把“游击队员”手里的枪打掉了，刀打落了。但是，“游击队员”还好好地站在山坡上一动不动，好象说：“你们有子弹就打吧，我们枪打不入呀！”

歪脖子一看更气了，命令匪军们再狠狠地射击。但是，匪军们你一枪、他两枪地打了一阵子就不打了。

歪脖子拉着鸡公嗓子喊道：“打呀，快打呀！”

匪军们说：“子弹打光了！”

歪脖子说：“游击队枪打不入，就用刺刀往里捅！弟兄们，给我上！”

匪军们在歪脖子的手枪逼迫之下，缩着脑袋，走三步退二步，走走停停，战战兢兢，向“游击队员”爬去。当匪军们快要接近“游击队员”时，突然飞来两颗子弹，两个匪军随着枪声滚下山坡。匪军们一看，吓得趴在地上动也不敢动。

这时，四面山上杀声如雷，满山遍野都是挥舞着木棍、铁锹的人群，喊着“缴枪不杀”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向匪军们压来。

歪脖子趴在地上，象乌龟似的，战战兢兢地说：“刘志丹真格会撒豆成兵呀！我们完了！”

就在这时，刘志丹带领着游击队，如同从天而降，突然间，把枪口对准了一个个呆如木鸡的匪军。

留在寨子上的那班匪军，听到歪脖子当了俘虏，便慌慌张张地逃跑了。

群众非常高兴，都帮助游击队打扫战场，不一会儿，就拾回来一千多个弹壳，挖到了七、八百个子弹头。

人们高兴地说：“三国时的诸葛亮会草船借箭，现在的刘志丹能草人借弹！”

答帚把子换枪

正当糜熟谷黄人倍忙的时节，洛河川的大地主郭胖子家里来了个揽工汉。这人中等身材，面目清秀，穿着补丁压补丁的老布衣服，头上拢着羊肚子手巾，手里拿着一把亮闪闪的镰刀。

第二天，鸡还没有叫，郭胖子就把伙计们喊叫起来了。那个揽工汉和长工们一块来到山上割糜子。他动作熟练，割的利索。长工们都夸他说：“还是个庄稼把式哩！”

休息时间，一个长工躺在糜捆子上，唉声叹气地说：“咱们命苦，年年受的牛马罪，吃的猪狗食。人家郭胖子命好，长年不劳动，顿顿肥肉美酒。”

一个叫周青山的长工说：“听说刘志丹在保安县领导穷人闹起革命了，专门打土豪斗老财。要是刘志丹到了咱们村里，也跟上他闹革命，咱就再不受这份牛马苦啦！”

另一个长工说：“听说刘志丹的力量不大，就怕闹不成功。”

那个新来的揽工汉两眼闪着炯炯的光芒，说：“不，他的力量不小，受苦人都和他一条心。咱们受苦人不是生的命苦，是叫地主老财剥削苦的，把地主老财打倒就翻身了。”

听了这话，大家一下把那个揽工汉围住，一张张饱受折磨的脸上，都露出了欢喜的笑容。周青山问道：“郭胖子能打

倒不?”

那个揽工汉说：“能，一定能打倒!”

周青山说：“他有五条枪呀！就怕没有办法他^①。”

那个揽工汉说：“把枪夺过来，他不就没有枪了!”

只两天工夫，这个揽工汉给长工们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使长工们心里亮堂了许多。大伙非常敬佩这个和蔼可亲、又有学问的揽工汉。

这个揽工汉是谁呢？就是受苦人盼望的刘志丹。他到这里来，正是为了取郭胖子那五枝枪的。原来，郭胖子在十天前出了几百块银洋，买了五枝步枪，专为护院，防止穷人造反。

一连几天，刘志丹都看到每当人们睡定以后，那五个护院的家丁就回到西厢房里，把枪挂在墙上，坐在一块喝酒。第四天头上，刘志丹要走了。临走之前，他对周青山秘密做了安排：明天晚上半夜时分，把东边的小门偷偷地打开。

第二天晚上，刘志丹带领着十五名红军游击队战士，有的背着长枪，有的背着用红布包的“手枪”，来到郭胖子的院墙外边。贴着墙跟听了一会，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半夜时分，东边的小门轻轻地打开了。刘志丹和红军游击队战士轻捷地进了院子。周青山又惊喜又害怕，低声问：“你们来了？”

刘志丹点了点头，问道：“情况有没有变化？”

周青山低声说：“没有变化。院丁们睡下多时了。”

西厢房里还一闪一晃地亮着灯光，刘志丹带着战士们走到门口，听见里边“呼噜呼噜”直打鼾声。推开门，一股酒气直扑人脸，房里臭气熏人，五个家伙睡得如同死猪。刘志

① 没有办法他：即“对他没有办法。”当地口语常用这样的倒装句。

丹把手一挥，战士们立刻上去将挂在墙上的五枝步枪拿到了手。

刘志丹说：“谁拿的是假枪，快来换真枪。”

于是，五个战士把包“手枪”的红布打开，甩掉了里边的笞帚把子，换上了真枪。

周青山看着这一切，惊喜地说：“这叫做笞帚把子换真枪啊！”

刘志丹留下两个战士看守俘虏，带领大家直奔正窑。推开门一看，炕上只睡着郭胖子的小老婆一朵花。她看见进来几个拿枪的人，还以为是院丁闯进来调戏她，刚要喊叫，一个战士将她的臭鞋捂在她的嘴上。

刘志丹说：“我们是红军！”

一朵花一听，吓得脸色发黄，象个吊死鬼似的，浑身直哆嗦。

刘志丹问道：“你男人呢？”

一朵花战战兢兢地说：“他……赌钱……去了。”

“在哪里？”

“在……在后院里。”

刘志丹他们来到后院，只见正房里灯光通亮，不断地传出耍牌声。刘志丹把战士们部署在门口两边，带领五个战士，猛地一脚将门踢开，用枪一指，大喊一声，把几个胖猪似的地主土豪吓得面如土色，呆头呆脑地举起了手。两个战士上去收起了赌桌上的几堆银洋。

郭胖子偷偷地斜眼一瞅，拿枪对准他的正是前天给他揽工的那个人，便战战兢兢地说：“你……你是……”

周青山上前说：“他是红军！”

郭胖子和赌钱的地主土豪们一听是红军，吓得魂飞魄散，心跳肉颤，“扑通”跪在地上直磕头，连叫“红军饶命，红军饶命！”

战士们把这几个坏蛋，都结结实实地捆起来，拉到前院的房檐下。

周青山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一下子心里全亮堂了，高兴得满院子大喊大叫：“快起来看啊，红军把郭胖子抓住了！”

这一喊，把全院的人都惊动起来了。他们看到郭胖子被五花大绑起来，十分痛快。那些长工又看着身背手枪的刘志丹，吃惊地说：“哎呀，你原来是红军啊！真的把郭胖子打倒了！”

天亮了，红霞满天。全庄的穷苦人都跑来看热闹。他们看着这一切，高兴得热泪直流，都说：“天变了，出晴天啦！”

春上去过保安县的王大伯，在永宁山里见到过刘志丹。这会儿他看到目光炯炯的刘志丹，大声说道：“嘿哟，这是刘志丹带着红军干的呀！”

大家一听刘志丹，都兴奋地问道：“大伯，哪个是刘志丹？”

“刘志丹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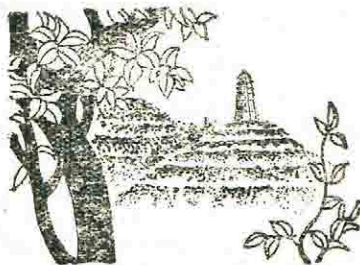
“让我们看看刘志丹！”

人群欢腾着，都想看看刘志丹。王大伯挤到刘志丹跟前，说：“乡亲们，他就是刘志丹啊！”

周青山把手一举，高声喊道：“我们跟上刘志丹当红军，闹革命去！”

那些长工和十几个小伙子，也都要求参加红军，跟刘志丹闹革命。

刘志丹打开郭胖子的粮仓，给穷苦人分了粮食和财产以后，就带着新参加红军的战士和缴获到的几千块银洋回保安县去了。



浑身是胆

一天，刘志丹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来到陕甘交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他把贫苦农民召集在一孔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土窑洞里，宣传闹革命的道理。

突然，在埝畔^①上瞭哨的青年后生，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糟了！前川寨子上的那连白匪军把村子包围住啦！”

刘志丹让大伙不要慌，马上分散出去，然后自己才沉着地走出窑洞。

白匪军一进村，就用刺刀逼着，把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统统赶往村中心的一个大院子里。刘志丹一看情况，跑不出去了，就随着人群也来到那个大院子。

满脸横肉的匪连长，象个魔鬼一样走到人群前，拉着一张吊死鬼脸，驴叫似地吼道：“赶快把共匪头子刘志丹交出来！要是隐藏不交的话，就把你们全村杀得一个不留！”吼罢，瞪起一双恶狼一样的眼睛向人群里扫了几眼，接着又强装出几分笑意，诱惑说：“谁要是说出刘志丹，就赏给五十块大洋！”

穷苦的农民一听匪连长的话，都把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放下了，暗暗庆幸白匪军不认得老刘。过了一阵子，匪连

^①埝畔：窑前的院子边。

长见谁都不言语，气得直瞪眼。他突然从人群里拉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吓唬道：“刘志丹明明在人群里，你为啥不说？”老婆婆先是一惊：“唉呀，老刘就是在人群里呀！”但又一想，匪军们既然知道刘志丹在人群里边，为什么还要问我呢？可见匪军们不知道，是瞎诈唬。便一口回答道：“我不晓得！”

匪连长气得脸上的横肉直颤，顺手打了老婆婆两个耳光。又从人群里拉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拿出几颗水果糖，扬了几下，假装和蔼地说：“娃娃，你说谁是刘志丹，说了给你吃糖！”

这娃娃名叫二牛，早就是刘志丹的儿童团员了。他一把将糖打落在地上，怒视着匪连长，说：“谁吃你的臭糖，我啥都不知道！”

匪连长的满脸横肉顿时气得变成一块驴肝子。他大声吼道：“好厉害的小崽子，不识抬举的穷鬼！”伸手就打二牛。二牛一把抓住匪连长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匪连长痛得哇哇直叫，象一条发了疯的恶狗，一脚踢倒二牛，掏出手枪，咬牙切齿地说：“老子毙了你这个小共匪！”说着就要开枪。

这时，一直在人群里观察事态发展的刘志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挣脱保护他的群众，从容不迫地跨到匪连长跟前，伸手拦住匪连长的手枪，笑着说：“老总，他娃娃不懂得啥事，你不要和他较量。你要问刘志丹，我倒是知道哩！”

匪连长一听，喜得嘴都合不住啦。忙把手枪收起来，催促道：“你快说，刘志丹如今在哪里？”

刘志丹回过头来，看了看为他捏着一把冷汗的群众，然后不慌不忙地说：“刘志丹刚才是来过这里，还向老百姓宣传要跟着红军去消灭杀人放火的白狗子！可你们一进村，他就

顺着左边的那条山沟跑啦！”刘志丹说着，用手向那条山沟一指，又说：“你们要是去捉刘志丹，我给你们带路！”

这工夫，天已经慢慢地黑了下来。匪连长顺着刘志丹指的方向一看，是一条黑压压、冷森森的老梢沟，仿佛刘志丹正带领着游击队和赤卫军埋伏在那里，匪连长心惊胆颤地看了一阵，十分害怕，忙说：“说出来就好，说出来就好。”为了收买人心，表示自己说话算数，还当真给了刘志丹五十块大洋，并说：“你这个人很好，刘志丹以后再来你们村，你马上来给我报告。”

匪连长说完，指挥着匪军们跑到老百姓的家里，翻箱倒柜，抢了一些东西，就象瘟神一样撤走了。

刘志丹把五十块大洋给了受损失的群众，也回红军的驻地去了。

一个多月以后，刘志丹把游击队和赤卫军埋伏在进村的那条山路两旁，又到村里给两个地下党员安排了如何配合行动以后，就一个人跑到匪军那里去了。

刘志丹一见匪连长，故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装出报功讨好的样子，说：“老总，快！快！刘志丹又到我们村上了，正在召集群众准备开会哩！”

匪连长一听，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感到升官发财的喜日子到了。他拍着刘志丹的肩头哈哈大笑，说：“你很好！你很好！”

突然，匪连长又把脸孔一沉，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盯着刘志丹，问道：“你说的可是实情？撒谎脑袋可要搬家！”

刘志丹向匪连长跟前跨了一步，非常认真地说：“老总，这回保准能捉到刘志丹。要是捉不住，你把我的脑袋搬家！”

刘志丹说着还把手放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匪连长又乐了，连说：“好！好！等把刘志丹捉住，重重赏你！”

一声哨子响，匪军马上集合起来。匪连长带着匪军兴冲冲地向村子扑来了。

当白匪军全部进入埋伏圈里时，突然，枪声四起，喊声如雷，一个个白匪军随着枪声直往下倒。游击队和赤卫军有如猛虎一样从山坡上冲下来。一大群穷苦的农民也扛着老镢头、铁锨、木棍，喊着“活捉白狗子”的口号，从村头冲杀过来。白匪军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慌作一团，举着双手直打颤。匪连长刚意识到中了红军的圈套时，猛然被一只钢钳似的大手抓住了。他抬头一看，正是那个报信的老乡，忙问道：“你……你……你是谁？”

刘志丹大喊一声：“我就是你要活捉的刘志丹！”

匪连长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举着双手连声叫：“刘爷爷饶命！红军饶命！”

这时，大家围着刘志丹，敬佩地说：“老刘，你真是名不虚传，浑身是胆啊！”

临危不惧

有一天，刘志丹披着一件破烂的老羊皮袄，来到一个山村，召开各村的赤卫军队长会议。

会议开至羊出圈^①时分，刚要结束，突然，一个在墙畔^②蹦蹦上放哨的赤卫军队员，喘着粗气跑进会场，焦急地说：“不好了，白匪军把村子包围了，可能是来捉老刘的！”

大家一下惊呆了，都为刘志丹的安全担心。有的说，快把刘志丹藏起来；有的说要领他回去，就说是自己的亲戚；有的说，赶快叫刘志丹跑。可是，敌人已经进村了，跑是来不及了。

刘志丹非常镇静，他叫大家快离开会场，不要慌张。看着大家都离开了以后，他才走出窑洞。这时，白匪军已经进了村，开始打门了，情况特别危急。敌人的马队围着村子跑来跑去，扬起一阵阵尘土，监视着村口。

刘志丹赶忙走到放羊老汉张大伯跟前，说：“大伯，快把羊放出圈，赶出村！”

大伯领会了刘志丹的意思，顺手把放羊铲子递给刘志丹，打开羊圈门，赶着羊群向村外走。

① 指早晨九点钟左右。

② 墙畔：窑洞上边的山坡。



刘志丹挥动着放羊铲子，嘴里打着呼哨，走在羊群前头。大伯在羊群后边吆喝着，羊群咩咩地叫着，直向村外走来。

敌人的马队看见有人赶着羊群出村，都一齐跑过来，围着羊群直转圈。

大伯吓得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心想：“这下子糟了！”

刘志丹看见敌人围过来，就一边打着呼哨，一边继续引着羊群向前走。他看着大伯着慌的样子，就拿放羊铲在地上铲了一块土疙瘩，向后边甩过去，随着叫道：“大伯，把羊赶快点，到了山上好早点叫羊吃草啊！”

大伯赶忙答应道：“哎！”随着把羊鞭甩得叭叭直响，赶着羊直向山上奔。

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勒住马头转过来，把刘志丹上下打量了一阵，恶狠狠地说：“你们干什么去？”

刘志丹坦然地指着群山，说：“到山上放羊去。”

那个家伙抽动着脸上的肥肉，一看刘志丹身穿补补衲衲的衣服，脚上是破帮帮老布鞋，鞋尖上还顶着块皮头子，头上拢着羊肚子手巾，肩上披着破烂的老羊皮袄，象个老实巴交的放羊汉。便问道：“刘志丹在你们村里吗？”

刘志丹说：“早上那阵听说在村里开会，尔格^①不知道还在不在。”

那个家伙露出了满嘴的大黄牙，得意地说：“只要他早上在村里，现在就是长上翅膀也休想飞走！”说着又转过去了。

刘志丹打着呼哨，和大伯赶着羊群向前走着。敌人的马队又转过来了，他们象一群饿狗一样，围着羊群转来转去。

^① 尔格：现在。

那个家伙又问道：“刘志丹真的在村里吗？”

刘志丹忍住笑，说道：“真的在村里，就怕现在跑了！”

那个家伙象猫头鹰似的“嘿嘿”地奸笑着说：“他跑不了，我们一直监视着村口，他就是身长翅膀，也休想从我们眼底下飞走！”

敌人的马队又转过去了，刘志丹打着呼哨，大伯甩着响鞭，羊群咩咩地叫着，爬上了山岗，撒欢地吃着草。大伯解下头上的毛巾擦着虚汗，笑着说：“老刘，你蛮不在乎，倒把我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刘志丹笑咪咪地把放羊铲还给了大伯，道了声“谢谢！”顺着一条山间小路走了。

一袋“仙米”

常言说“春荒难度，秋灾易熬”。这一年的春荒十分严重，群众只能以树皮、草根度日，真是斗米万钱，民不聊生啊！群众饿得眼睛发蓝，睡在炕上起不来。但是，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丝毫没有减免，再加上地方上的豪绅恶棍从中“承包”，这更使老百姓雪上添霜——加重了一层剥削。

黄土湾湾里的李家山，是一个穷村子。家家吃了早饭没晚饭，户户树皮、草根度日月。十四、五岁的大女子没有裤子穿；娃娃饿得皮包骨头，哭都没有力气哭。

村子西头上的王大伯家，更是悲惨：儿子反抗苛捐杂税，被收税官活活打死；媳妇被收税官奸污后，跳崖自尽了。十七岁的孙子铁牛被地主的狗咬伤了腿，躺在炕上，已经几天没有吃到饭了，饿得身上浮肿，眼睛发直。这天晚上，急得王大伯直哭。

这时，刘志丹带领一部分红军，正从村子里经过。当队伍快出村子时，忽然听到悲惨的哭声。刘志丹站住脚听了听，哭声是从一家窑洞里传出来的。他让队伍停下来，自己轻轻地走过去，站在门口一听，原来是位老人在哭，心里觉得很奇怪，便推开门走了进去。只见昏暗的灯光下，一位银须白发的老大伯，正守着炕上的病人在哭。

刘志丹走到跟前，亲切地问道：“老人家，为什么在深更

半夜里哭呢？”

王大伯擦了擦昏花的老眼，看着这个陌生人，哭述着说：“这孩子得了浮肿病，已经几天没有吃到一点饭了，我没钱给他请医生，也没有一粒米给他吃呀！”

刘志丹走到炕沿跟前，看着躺在炕上的小伙子，又摸了摸他的身子，便对王大伯说道：“老人家，这小伙子是饿病。你赶快生火，我给你弄一些米来。”说着便走了出去。

王大伯刚生着火，刘志丹就提进来一袋子米，放在锅台上，亲切地嘱咐道：“老人家，你一天多给他吃几次，每次少吃一点。你放心，马上就会好的！”

刘志丹嘱咐完，就出门带着队伍走了。

王大伯赶忙追出院子，但早已不见人影了。

水开了，王大伯打开袋子一看，里边全是金灿灿的谷米，粒粒圆滚滚的，真象一颗颗金豆子似的。他高兴地抖动着白胡子，想着方才突然来的那个和善的陌生人，又看看金灿灿的谷米，就象在神话故事里一样，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使劲擦了擦眼睛，伸手摸了摸米袋子，俯身看了看躺在炕上的铁牛，这才高兴地说：“真的！真的！这是神仙送来的‘仙米’啊！”

米汤熬好了，香味满窑洞里飘荡。铁牛喝了一碗，就能坐起来了；又喝了一碗，就有说有笑了；等到第二天就能上山剥树皮、挖草根了。

穷苦的庄稼人都非常奇怪，就问王大伯：

“大伯，你给铁牛吃的什么仙丹妙药，怎么好得这样快？”

王大伯抖动着白胡子，高兴而又神秘地给大家讲述开了：夜黑里^①，约摸三更时分，我正守着铁牛哭，突然红光一闪，

^① 夜黑里：昨天晚上。

门外进来一位神仙。只见他眼睛炯炯有神，鼻子高高的，满脸笑咪咪的，非常亲切。头上戴个八角帽，帽上有一颗红星星，鲜红夺目，闪闪发光。只见他用手摸了摸铁牛，轻轻地吹了一口仙气，丢下了一个沉甸甸的袋子，红光一闪，就不见了。我急忙追出院子一看，只见空中有一朵祥云，那位神仙站在云头上，向东南方向飘去。我回到窑里打开袋子一看，啊呀！是一袋子金灿灿、黄澄澄、香喷喷的‘仙米’呀！铁牛喝了一碗‘仙米’汤，就能坐起来了；又喝了一碗，就有说有笑、能下地干活了！”

穷苦的庄稼汉们，听得目瞪口呆入了迷。他们多么希望也能见到那位好心的神仙啊！

村子东头的李大伯说：“王大哥，这位好心的神仙可能是刘志丹！听说刘志丹就是神仙下凡，能空中来云里去，专门救济穷人。”

“对着哩，这位神仙一定是刘志丹！”

王大伯把“仙米”张家一把、李家半碗地分给了全村的穷苦人家。说也奇怪，全村各户都分到了，“仙米”还是那么多。大家都高兴地说：“这布袋是件宝物，装的‘仙米’吃用不尽啊！”

全村的人吃了“仙米”，都立刻浑身是劲，精神振奋。许多奄奄一息的病人，吃了“仙米”也马上好了。消息一传出去，附近几个村庄的穷苦人，也跑到王大伯家里来要“仙米”，王大伯都分给他们一点。

“仙米”能治病的消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不几天工夫，几十里路以外的人，都赶来求“仙米”了。

再说离这村二十几里的高家堡，住着一个大恶霸高玉成，

这家伙是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坏种子。上个月，高玉成的母亲陈二兰得了个肚疼病，疼起来直要这个老妖怪的命。请了许多医生治不了，叫来许许多多巫婆神汉不顶用，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眼看就要断气了。

狗的鼻子尖，驴的耳朵长。王大伯家得“仙米”的消息传到高玉成的耳朵里了。这坏种子对穷人残暴的要命，对陈二兰这个老妖怪倒很孝敬。他马上带了几个打手，气势汹汹地向李家山窜来了。

“王老头，听说你家有‘仙米’，能治百病，是真的么？”高玉成满是蚕屎点的脸上堆着假笑。

“我的‘仙米’是为穷人治病的，不为有钱人治病。”王大伯冷冷地说。

“快把‘仙米’交出来！你这个穷鬼哪配有这么珍贵的东西，它应该归我！”高玉成恶狠狠地说。

“‘仙米’早已用完了，你来迟了。”

“哼！你不给，别怪我不客气。来人，把这个老东西捆起来！”

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把王大伯捆了起来。

高玉成瞪着恶狼一样的眼睛，问道：“老东西，给不给‘仙米’？”

王大伯两眼怒视着高玉成，说道：“‘仙米’是神仙送给穷人治病的，不能给你们这些坏种子！”

高玉成狠狠地把王大伯打了一顿，然后指使打手们冲进窑洞，打盆砸锅，翻箱倒柜搜查“仙米”。

“仙米”搜出来了，明明是一袋子“仙米”，一下子变成一点点了。高玉成把“仙米”抓在手里，带着打手们高兴地滚了。

老妖怪陈二兰吃了“仙米”，一夜睡得很安静，肚子再没有疼，也没有喊叫。高玉成很高兴，心里说：“这‘仙米’真个灵呢！”

高玉成这个坏种子正在高兴的时候，他小老婆慌慌张张跑来说：“不好了，老太太不出气了！”

高玉成赶忙跑去一看，老妖怪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断气了，揭开被子再一瞧，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他妈变成了一头黑草驴！

高玉成哭丧着脸，下令不准任何人向外传，赶忙将这头黑草驴装进一副棺材里，做了三天道场，又烧香又磕头地把黑草驴埋进了祖坟。过了几天，高玉成这个坏种子也死了！

哪有不透气的墙呢？老妖怪陈二兰变成黑草驴的事，还是传出去了，穷苦的百姓们都骂道：“陈二兰把坏事做得太多了，死后变成驴了！”

后来，刘志丹领着红军又回到李家山一带，王大伯认出了送“仙米”的“活神仙”，就让孙子铁牛跟上老刘当红军去了。

红军造“大炮”

陕甘高原上的穷苦农民，都跟着刘志丹闹起革命了。一个村庄跟着一个村庄都闹红了，地主老财们的高墙大院被打开了，粮食和财产都分给了穷苦人。

地主老财们就象冬天的葱，皮干叶烂心不死。他们互相勾结起来，网罗了一些地痞流氓、土匪恶棍，结成反动的民团，钻进坚固的寨子，和红军游击队对抗。

要扩大红区，就得打下这些寨子，消灭这些反动的地主武装。

八月间，正是高粱晒红米、豆子结荚鼓粒的时节。刘志丹带领着二百多名红军游击队的战士，和地方上的赤卫军一起，把陕甘边界上的李亚堡寨子包围了。

李亚堡寨子上，盘踞着地主张丁成的五十多名团匪。他们凭着三十多条步枪、两挺机枪，经常爬出寨子，窜到红区杀人放火，苦害老百姓。

红军游击队当时的武器很少，仅有几十条步枪，其余都是些土枪、长矛、大刀。子弹也很少，每条枪只有四、五颗子弹。因此，虽然把寨子包围了一天一夜，还是攻不下来。

一开始，团匪们很害怕，他们探出头一看，满山遍野一片红，吓得赶忙缩回了头，浑身直打颤。可是过了两天，还不见红军游击队攻上寨子来，胆子就渐渐大起来了。张丁成

爬到寨墙上叫喊着：“你们快退了吧，没有机枪、大炮，休想打上寨子来！”后来，他们竟把寨门打开，用机枪掩护着下寨子担水了。

这一天，刘志丹和红军游击队的干部、赤卫军队长们，正在一座山岭背后的一棵榆树下，研究攻打寨子的办法。一个赤卫军队长气愤地说：“要是有机枪掩护的话，我冲上寨子非剥他们的皮不可！”

又一个赤卫军队长说：“我们要是有两门大炮，几炮就能把寨子轰垮了！”

红军当时没有机枪，更没有大炮。但是，寨子是一定要打下来的。于是，大家就动脑筋，想办法。俗话说“办法是想出来的，路是走出来的”。刘志丹笑咪咪地看着大家，说：“没有机枪、大炮，我们就想办法造机枪，造大炮！”

大家问：“如何造呢？”

刘志丹说：“毛委员和朱军长在井冈山反‘围剿’中，造了一种松木炮，威力可大啦！”

大家说：“我们这里没有松木呀？”

刘志丹站起来走到榆树跟前，用手拍着树干说：“我们就来造‘榆木炮’吧！”

大家奇怪地问：“用榆木能造大炮吗？”

刘志丹说：“能！榆木坚韧结实，经久耐用，是我们陕甘高原上的一宝。我们用七、八尺长的一段榆木，把心挖空，箍上几道铁箍。在后面钻上一个炮眼。用的时候，把火药、铁砂装进去，在炮眼上插上一根火药捻子，用火一点，就能把铁砂打出去。”

“哎呀，这倒是个好办法！咱们马上就造吧！”大家异口

同声地赞成。

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里边，有的是铁匠、木匠。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大家马上就干起来了。锯木头的，收破锅烂犁铧打铁条的，造火药的，……只两天工夫，三门崭新的“榆木炮”就造出来了。大家用锅底下的黑烟墨，把炮筒刷成黑色，又用油一抹，看起来黑亮黑亮的，真和铁一样哩！红军游击队的战士们，把一盆盆火药，一碗碗铁砂、铁渣、铁蛋往炮筒里装。大家高兴地说：“把榆木炮喂得饱饱的，结结实实地给龟孙子们送个礼！”

红军游击队战士和赤卫军队员们，把装好的榆木炮，偷偷地抬到寨子跟前的玉米林林里，把炮口对准了寨子上的大门和炮楼。与此同时，刘志丹又派人买来四五个洋铁桶和许多鞭炮，布置在寨子的周围。

就在大家加紧准备的时候，寨子上的团匪们又猖狂起来。他们以为红军没有办法了，就把寨门打开，三三两两，大摇大摆地下到寨子底下，到玉米地扳玉米棒子吃。

就在这天天黑以后，刘志丹指挥着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向寨子发起了进攻。顿时，激烈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伴随着喊杀声，震耳欲聋。一开始，团匪们还不在于，都爬到寨墙上看动静。突然，四下里响起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团匪们忙把头缩回去，上牙打着下牙说：“我的妈呀！红军不知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机枪，这下寨子怕保不住了！”

张丁成慌忙从窑里跑出来，给团匪们壮胆子，说：“不要怕，不要怕。红军有机枪，没有大炮，照样打不开寨子！”他的话音刚落，猛然间“轰”的一声巨响，地动山摇，震得山崖上的黄土沙沙直掉，寨子上的炮楼也被轰垮了一个角子，

几个团匪和一挺机枪一块滚下来，一个个成了麻子脸，翻着白眼断了气。

团匪们一看，吓得脸色煞白，都说：“炮……炮……红军有大炮了！”

张丁成心慌意乱，手抖脚软，连声说：“真奇怪！红军的大炮是哪来的？红军的大炮是哪来的？”

紧接着，又是“轰！轰！”两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把寨门给轰掉了，把寨墙给轰垮了。红军游击队的喊杀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军号阵阵响。土枪的“咚咚”声，机枪的“哒哒”声交织在一起，榆木炮喷出来的漫天铁砂、铁钉，织成一片火网，直闹得硝烟阵阵，黄土滚滚。张丁成抱着头，连声说：“好厉害呀！这不是炮，这准是新式武器！”

团匪们被榆木炮打得脸烂眼瞎，身上到处是一个个黑窟窿，疼得呼妈叫老子。没有挨揍的，都吓得趴在地上，双手抱头，恨不得变成老鼠钻进地洞里去。

红军游击队战士和赤卫军队员，争先恐后地冲上了寨子。张丁成吓得半死不活，跪在地上直叫饶命。团匪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一个个都乖乖地投降了。

马子川大捷

一九三二年夏季的一天上午，赤日当头，热气灼人。刘志丹带领着八十多名红军游击队员，来到了洛河畔上的马子川，准备晚上到金丁山寨子去捉袁成章民团的枪。

马子川庄上有个坏蛋叫折文富。这家伙生得尖嘴猴腮，一双绿豆眼，活象一只山老鼠。他平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自接受了袁成章的指示以后，便和他的破鞋老婆日谋夜想着如何抓住刘志丹，好领取五百块银洋的赏金。

这一天，他一看见刘志丹进了村，就赶快叫老婆把他扶上墙，探出半颗脑袋，瞪着一双贼溜溜的绿豆眼，把红军游击队齐齐地数了一遍。然后，他从墙上跳下来，轻轻地拉开后门，四处张望了一下，便顺着墙跟偷偷地溜出村子，没命地向金丁山寨子跑去。

这时，驻在保安县城里的匪军营长高玉亭，带着两连匪军，刚从县上来到寨子。团总袁成章为了巴结高玉亭，马上杀猪宰羊，准备大摆酒席，给高玉亭洗尘接风。山寨上，团丁们来来往往，洗菜打酒，搬桌摆凳，一个个累得汗流满面。灶房里，酒肉飘香，碟盘“叮当”响个不停。

在袁成章的卧室里，烟雾腾腾，臭气熏人。高玉亭和袁成章刚过足了烟瘾。肥头大耳的高玉亭躺在烟榻上，高枕横卧；两腿无肉的袁成章，倒在栽绒毯上闭目养神。

突然，一声“报告！”副官引着折文富走了进来。还没等高玉亭和袁成章问话，折文富就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飞溅着唾沫星子说道：“二位大人，刘志丹到我们庄上啦！人不多，都拿着刀刀矛矛，没几杆大枪。这回呀，一定能把刘志丹活捉了。”他生怕把红军说的多了，武器好了，高袁二匪不敢去。

袁成章猛地从栽绒毯上坐了起来，急忙问道：“你看清楚了？”

折文富点头哈腰地说：“看清楚了！看清楚了！”

袁成章又问：“有多少人？”

折文富得意地说：“共八十五个，我是一个一个数过的！”

高玉亭也从烟榻上爬起来，瞪着一双绿荧荧的眼睛，盯着折文富问道：“是真的吗？”

折文富忙哈着腰说：“营长大人，真的，真的！千真万确！”

袁成章对高玉亭说：“他是我安下的密探，情报没错。”

高玉亭乐得大笑起来，说：“我来到保安快半年了，还没有找到刘志丹。今天他可找上门来了，他带八十五个共军，我去二百六十个弟兄，三个抓他一个，看他往哪儿跑！”说着，便向门外喊道：“副官，马上集合！”

一阵“嘟嘟嘟”哨子响，把正在等着吃酒席的匪军们都集合了起来。高玉亭走在队伍前面，得意洋洋地说道：“弟兄们，刘志丹刚到马子川，只带着八十五个人。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抓刘志丹！”

袁成章忙上前说：“营长，酒席已经准备好了，吃了再去吧！”

高玉亭摇晃着肥大的脑袋说：“不——，等把刘志丹抓回来，再会胜利餐！”

匪军们看着摆好的桌凳，闻着灶房里飘出来的肉香，肚子不禁“咕咕”地叫了起来，实在是丢不下这顿丰盛的酒席啊！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悻悻不乐地跟着高匪出发了。

金丁山到马子川是一条大平川，十五里路。白匪军出发没走多远，就被在村头上放哨的红军发现了。哨兵报告给刘志丹，刘志丹精神抖擞地说：“嗨！他们倒找上门来领赏啦，这就省得我们晚上去拜访他了。”说着，他沉思了片刻，就把队伍分成两路，一路上山，一路进沟，两路在后山上会合。

匪军们刚一过洛河，正要布置人马包围村子时，刘志丹便带着游击队，装着慌慌张张的样子，急急忙忙向外跑，边跑边丢东西，跑到山脚下，便分成两路，一路朝山上跑去，一路朝沟里跑去。

高玉亭见游击队被他们“吓跑”了，高兴得手舞足蹈，眉开眼笑，挥舞着手杖，连声吼道：“共匪狼狈逃窜，弟兄们，快给我追！抓一个活的赏大洋三十块！”

于是，匪军们也兵分两路追去。

向沟里跑的红军游击队员，跑到半沟就上了山，和山上的队伍会合后，又在刘志丹的带领下，转了两个山头，就隐蔽起来，单等白匪军前来领“赏”。

贪生怕死的白匪军，哪能追得上红军游击队呢！他们边追边打枪壮胆。在长官们的手枪逼迫下，探头缩脑地追到沟掌^①，连红军的影子也没见上，只好又向山上追。原来向山上追去的那股匪军，早被红军游击队甩得老远，他们一个个懒洋洋的，才追到半山腰，就和从沟里爬上来的那股匪军碰头

①沟掌：沟的尽头。

了。匪军们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满身大汗，衣服都贴在了肉上。这时，出现在匪军面前的是一个大陡坡，坡下又是几十丈高的红石崖。这会儿，骄阳如火，连一丝风也没有，整个大地好似一个蒸笼。匪军们在赤日的烤灼下，口干舌燥，嗓子眼里直冒烟，也不顾高匪的催骂，都一屁股坐在坡畔上。有的脱下衣服躺在地上，有的解下武器，用帽子扇凉，都象一群跑累了肥猪一样，呼哧呼哧直喘气。

高玉亭也大敞着怀，手里呼扇着帽子，那颗肥大的脑袋，象颗熟透了的红南瓜似的，臭汗直往下滴答。他向躺在地上的匪军们说：“弟兄们休息五分钟，继续追！谁要是抓住刘志丹，另外再赏二十两大烟土！快点结束战斗，回去好会胜利餐！”

匪军们一听会餐，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哪还有劲头去捉刘志丹？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高玉亭的话刚一落点的时候，红军游击队突然朝匪军们的头顶猛压下来，一颗颗手榴弹在匪军群中连连开花。匪军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混乱了，刹那间从坡畔上被压下陡坡。许多匪军连枪都没顾得拿，就连滚带爬地滚了下去。

这坡畔上正好有一座倒塌了的山神庙，游击队的战士们一冲到坡畔上，就把庙里的石头砖块象雨点一样砸向匪军。这工夫，手榴弹在不断地爆炸，机枪在“哒哒哒”的欢叫，又加上石头砖块到处飞舞，匪军们要上上不去，要逃逃不脱，有的脑袋“砰”的一声开了花；有的半截脚被炸得飞上了天；有的心一慌滚下石崖，摔得脑浆迸裂，肠肚挂在石崖的树杈上直晃荡……

高玉亭的腿上挨了一石头，象条落水狗似的，一拐一瘸地带着二十来个匪军逃跑了。其余二百多名匪军全被击毙和俘虏。缴获的枪支弹药，堆得就象那座倒塌了的山神庙一样高。



借雾脱险

马子川大捷以后，高玉亭拐着腿跑回保安城，得了一场大病，整整睡了十几天。后来，病虽然好了，但一提起刘志丹的名字，心里仍然扑通扑通直跳，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为了提防刘志丹带着红军游击队打进城来，他到处强拉老百姓修炮楼，筑城墙，昼夜严防。

这保安城里有三座大庙：城南一座龙王庙，城北一座城隍庙，城中一座财神庙。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都要举行十天的庙会，远远近近的人都来到保安城。老百姓求拜龙王爷，求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地主老财求拜财神爷，盼望财源茂盛，富贵临门。

一天，保安城里的地下工作者送来情报，说高玉亭在马子川丢了武器后，被匪旅长高双成臭骂了一顿，又给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刚从延安运回来，放在财神庙院后边的一孔石窑洞里。

刘志丹接到这个情报后，就决定借进城赶庙会之机，将这批枪支弹药取到手。

七月二十日这天，刘志丹先带着一百名农民装扮的战士，有担筐挑担的，有背柴卖草的，说说笑笑，三三两两，从几个方向混进了保安城。

进城以后，刘志丹详详细细地侦察了敌人的兵力部署，

发现那孔放武器的石窑洞周围，新增加了三处岗哨。

侦察以后，刘志丹和几个负责同志碰了一下头，决定在黎明时分动手。有的同志担心地说：“高匪重兵在城，我们夺了枪以后，怎么出城啊？”刘志丹说：“到时候，我们借雾出城。”“雾？”人们看看晴朗的天空，疑惑不解。刘志丹笑道：“黎明时分必有大雾来临！”

快到黎明时，城周围的山沟里，果然生起了白茫茫的雾气。同志们大喜。刘志丹选派了六名精干的战士，顷刻之间，干掉了三处瞌睡打盹的敌哨。紧跟着便带领战士，从几个方向来到放武器的石窑洞跟前，立即抬开门，取出了武器。

这时，高玉亭正从一个破鞋家里出来往回走，突然听到石窑洞里有响动，喊了几声，不见回答，一看哨兵都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动弹了，吓得浑身冷汗直冒。他忙连打了几枪，破着嗓子叫喊：“刘志丹进城了！红军进城了！”

在睡梦中的匪军，一听见枪响和“刘志丹进城了”的叫喊，都慌慌张张，提着裤子上到了炮楼。高玉亭马上下令全城戒严。刹那间，匪军们全城乱窜，四处枪声不断，惊得鸡飞狗叫。

刘志丹一点也不慌，指挥着红军战士们，扛着枪支弹药，很快地来到城中间的一条山沟跟前。这条山沟一直通到山上，上山的路是一条石阶小道。正要上山，敌人就追到了沟口，几挺机枪封锁住了石阶小道。刘志丹他们上不去了。敌人从四面八方把红军围在山沟里边，嚎叫着缩小了包围圈。

刘志丹指挥着战士们，连着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后，匪军们不敢靠近了，双方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对峙着。可是

天色刚一放亮，敌人就又发起了进攻。情况很危急！

高玉亭在炮楼上，象驴叫似地喊着：“刘志丹，你们被包围了！快下令投降吧！保安城可不是马子川！不然的话，天一亮就把你们统统收拾了！”

战士们看着刘志丹镇定自若的神态，就象周围没有危急一样。于是，大家紧张的心情也立刻都平定了下来，便对着炮楼上嚎叫的高玉亭骂道：“高玉亭，你别吹牛皮！是你们被我们包围了，快放下武器投降吧！不要忘了马子川的教训！”接着，保安城周围的山头上，又“轰隆隆”、“哒哒哒”响起了炮声和机枪声，还夹杂着呐喊声。原来那是刘志丹安排的援军。

高玉亭一听，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但又强打着精神叫道：“你们已经在我的手心里了，快投降吧！”说着就用手枪逼着匪军们一齐向沟里冲。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突然雾气变浓了，一下子把保安城罩得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保安城周围的山头上，又是一阵“轰隆隆”的大炮声，好象是神兵从天而降一样，闹得匪军们昏头转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高玉亭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马子川几乎丧命的情景，不由得又是一阵心悸。于是赶忙下令：“快都上炮楼！红军是天兵，刘志丹是神将下凡！”

匪军们一听，更加惊恐万状，战战兢兢地钻进了炮楼，一枪都不敢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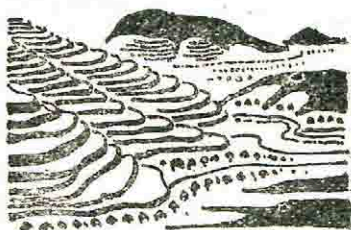
刘志丹他们扛着枪支弹药，在大雾弥漫中，平平安安地出了保安山城。

两路红军游击队在城外的张沟门会合了。战士们围着一挺挺崭新的机关枪和一箱箱的子弹，又高兴又奇怪地问刘志

丹：“老刘，你怎么知道今天早晨有这么大的雾气呢？”

刘志丹笑咪咪地说：“保安山区的七月，雨后必有雾，这是自然现象。”

战士们都敬佩地说：“三国的诸葛孔明会借东风，咱们的老刘会借大雾哩！”



刘志丹来了

“刘志丹”这个名字，穷苦百姓听了，是力量，是希望；地主老财听了，恨得要命，却又怕得要死。

穷苦百姓为了翻身求解放，便去找刘志丹当红军；地主老财为了维护旧制度，便去召集地痞、恶棍办民团。

胡家村的大地主胡树山，为了保住他的万贯家产，网罗了二十几个地痞、恶棍，办起了民团。自己当上“团总”。

这天上午，胡树山正坐在太师椅上，“呼噜噜”地抽着水烟，狗腿子陈斜眼轻轻地挑起门帘走进来，斜着一对老鼠眼，哈着腰说：“团总，我们康家川的粮款收不起来，你老人家是不是亲自去一下，整一整那伙穷鬼！”他见胡树山只顾“呼噜噜”地抽水烟，不答话，又哈了一下腰，“嘿嘿，我家那口子杀了一只胖母鸡，请你去哩！”说着又咧了咧嘴，那样子真比哭还难看。

胡树山一听陈斜眼家的“那口子”，心里痒格生生的，这才答应去康家川。原来，胡树山早就和陈斜眼的老婆“活要命”鬼混在一起，好得分不开。

这时，康家川的受苦人，刚刚从地里回来，有的拿着糠窝窝，有的端着野菜汤，正在吃中午饭。突然间，传来了“哐哐哐”的敲锣声，还加着陈斜眼驴叫似的喊叫声：“乡亲们，赶快到大杨树底下集合，胡团总要给大家训话！”

团丁们挨家挨户催着把全村的男女老幼都集合起来，等着胡树山训话。

胡树山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棍，来到大家的面前，装出一副笑脸，假惺惺地说道：“乡亲们，为了防止共匪头子刘志丹煽动百姓造反，我为大家办起了民团。民团是维护乡村治安的，是专门消灭刘志丹这群土匪的！”可一说到刘志丹，他自己又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便干咳嗽了一声，隐着心里的恐惧，又咬牙切齿地诬蔑道：“刘志丹是土匪头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恶不作，就象当年的反贼李闯王一样！”

胡树山越讲越得意，满脸的横肉红得象块驴肝子，唾沫星子飞溅着。群众听着他狗叫似的声音，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忍不住低声地骂道：“狗日的真不要脸，谁是土匪，老子们都知道！”

胡树山把话一转，又说：“我办民团是为了乡亲们的利益，为了防止刘志丹到这里来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所以，乡亲们要给民团出粮出款，出夫出差。每户先交五块大洋，五十斤白面！抗拒不交者，按私通共匪论处！”

大家一听胡树山又要征粮派款，都争着说：“胡团总，我们天天吃糠窝窝，喝野菜汤，实在交不起呀！”

胡树山把驴脸一沉，挥动着文明棍，骂道：“狗日的们，是不是要反啦？抗拒不交者，统统站出来！”

群众一听，都唰唰地站了出来。

胡树山把文明棍一戳，瞪着毒蛇一样的三角眼，说道：“统统带走，让他们抬石头修炮楼去！”

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团丁立刻跑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吆喝着让大家往胡家村方向走。

这时“活要命”打扮得花枝招展，扭扭捏捏地走过来，妖声细气地说：“哟！胡团总，急甚哩，我把鸡肉都做熟了，吃了再走！”

胡树山看着“活要命”，觉得浑身痒格生生的。心里说：“这娘们真能活要人的命哩！”便对团丁们说：“先把这伙穷鬼们关到破窑里，别让他们跑了！”说毕就跟着“活要命”吃鸡肉去了。

这村子里的小学教员李老师是个地下党员，和刘志丹有着秘密的联系。他一看胡树山要把这么多群众赶去修炮楼，心里很着急。眼下正是春耕大忙季节，现在种不上庄稼，明年吃甚哩？突然间，他心生一计，便叫来几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那几个学生就悄悄地走了。

团丁们把缴不起粮款的穷苦百姓关在一孔破窑里，就窜到各家各户抓鸡打狗去了。

猛然之间，村子对面的山梁梁上，“叭！叭！叭”连着响了几枪，接着“叭！叭！叭”又响了几枪。

李老师和学生娃娃们，在村子里“惊慌”地奔跑着，嘴里不停地喊道：“刘志丹来了！刘志丹来了！”

被关在破窑里的穷苦百姓们，听见“刘志丹来了”的呐喊声，高兴得一拥冲出来，也激动地呐喊着：“刘志丹来了！刘志丹来了！”

正在“活要命”家里的胡树山，听见了枪声和“刘志丹来了”的呐喊声，吓得浑身直打哆嗦，丢下鸡大腿，跑出门一看，只见对面山梁梁上黄土飞扬，尘土中红旗飘动，接着又听得“叭！叭！叭”几声枪响。再一看村里，满村的人都在惊慌地奔跑着，到处呐喊着：“刘志丹来了！刘志丹来了！”

吓得胡树山目瞪口呆，面如土色，分不清东西南北，不知该往哪里藏好。这时，团丁们一个个战战兢兢地跑来，报告说：“团……团总，快……快跑，刘志丹来……来了！从……东边进……进来了！”

胡树山在团丁们的拉扯下，丧魂落魄，直向村西没命地逃去。他们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只恨两条腿生得短，怨他妈没有再给他生上两条！

这时，后面又“叭！叭！叭”响了几枪，“刘志丹来了”的呐喊声，一声接着一声。胡树山只顾逃命，也不敢向后看，只觉着红军好象真的从后边追来了，还响着“咚咚咚”的脚步声。这个平日肥肉好酒，吃得胖猪似的坏蛋，哪能经得起这一番奔跑呢？快跑到胡家村时，眼睛一发黑，脚下石头一绊，一头从石桥上摔下去，掉在一片乱石滩上。

家里的人哭哭啼啼地把胡树山抬回家，半夜里就断气了。这消息一传出去，方圆几十个村庄的穷苦百姓们奔走相告，拍手叫好，都说玉皇大帝显灵了！

原来，枪声是李老师让几个学生拿了些纸炮，在山梁梁上放的；黄土是那几个学生扬的；红旗呢？是李老师的红被面子。

从此，刘志丹吓死胡树山的故事传开了，他在陕北的名声更大了！

我是侍候大家的

这年冬天，天气已经很冷很冷了，河水结了冰，土地封了冻，刘志丹和战士们一样，身上还穿着那一件自己补了又了的单军衣，脚上穿着一双破麻鞋，领导着刚刚恢复起来的红二十六军，活动在陕甘两省的边界地区。

一天下午，刘志丹和红军来到华池县的刘家园子。

庄上的群众看见来了队伍，腿快的年轻人，都跑到山上藏了起来；来不及跑的群众，都躲在各自的家里，关门闭户，提心吊胆，不敢露面。家家户户的门上都顶着木杠子，吓得话都不敢说。过了一会，胆子大一点的，趴在门缝上偷偷地张望。但是，过了好长时间，还不见他们砸门捣窗抢东西，大家都很纳闷。

刘志丹进庄后，看见群众有的跑上了山，有的在庄里藏起来，就带着战士们来到村头的一个打谷场上，说：“我们是第一次到这里，群众还不了解红军，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先不要到群众的家里去，也不要到村里乱跑，暂时就在打谷场上休息一阵。”

战士们把红旗插在谷草垛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围在一起，有的唱着信天游，有的说笑着聊闲天。

躲在山上的青年人，藏在树林里看着队伍进村后，没有挨家挨户砸门抢东西，却在打谷场上唱歌，都感到很奇怪。

一个小伙子说：“嘿，红旗！你们看，多鲜艳的红旗呀！”

另一个小伙子搔着后脑勺说：“莫不是红军吧！听说红军就打红旗。”

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后生说：“对，一定是红军，要是白军的话，早抢东西、抓人了。”

又一个青年后生，指着拴在打谷场边的战马，说：“你们看，要是白军的话，早把场上的草堆糟踏了。”

和青年们一块跑上山的张木匠，过去在南梁堡一带做过木活，见过红军和刘志丹。他看着红旗和围在红旗下游歌的队伍，说：“对着哩，保准是红军。只有红军才打红旗，不抢东西，不抓人。”

“我们下山看看吧，走！”青年们说着走出树林子。

张木匠说：“快走，看看刘志丹来了没有。”

青年们跟着张木匠跑下了山，朝打谷场上走来。走到场边，张木匠看着一个中等身材，瘦瘦的，鼻子高高的，两眼亮炯炯的人，正笑咪咪地给战士们讲故事哩，就不由得叫道：“唉呀，是刘军长带着红军过来了！”

刘志丹和红军战士们，都高兴地站起来，笑着迎了上去。

刘志丹拉住张木匠的手，亲切地说：“你是张木匠吧？”

张木匠惊喜地说：“是呀！刘军长，你还记着我？”

刘志丹笑着说：“怎能不记得呢，你家六口人：老婆，三个娃娃，一个多病的老母亲，对么？”

“对呀！刘军长，你的工作这么忙，事情这么多，还把一个穷木匠记在心里……”张木匠紧紧地握着刘志丹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张木匠和青年们，拉马的拉马，扛枪的扛枪，把红军引

进了庄子。几个青年乐得满村子跑，高兴得直喊：“红军来了！刘志丹来了！不要害怕，快出来看红军！”

红军进村后，刘志丹忙得团团转。张木匠引着他，给战士们安排住处，和群众借盆借碗，帮助炊事员老王切洋芋，生火烧水，忙得不可开交。

那些藏在家里的群众，听见青年们喊：“红军来了！刘志丹来了！”才放下心来打开屋门，拿着鸡蛋、黄米、荞面，前来欢迎红军，看望刘志丹。往日萧条、凄凉的山村，顿时热闹了起来。穷苦的农民们，心里热呼呼，脸上喜盈盈，呼老唤幼地拥到红军住的院子里，围着红军战士，问这问那，十分亲切。

庄上有一个饱经风霜的李大爷，他银发满头，年过七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可不管哪种兵，到乡下来不是抢就是烧。因此，他对当兵的就没什么好印象。但是，他对红军却不一样，因为他的孙女嫁到了南梁堡，回娘家时，常谈到红军和刘志丹，慢慢地他对红军有了好感，并且很想看看红军的首领刘志丹。这时，他听满村喊着“红军来了”，“刘志丹来了”，忙把全身上下收拾了一番，又把藏在炕洞子里的十几个鸡蛋拿出来，拄着拐棍，叫了同院的两个老汉，相跟着来到红军住的院子里。

一进院子，他东瞅瞅，西看看，看哪个是刘志丹。这当儿，刘志丹正拿着洗脸盆子，忙着叫战士们洗脸。李大爷以为这是侍候刘志丹的勤务员，便上去一把拉住刘志丹的手，问道：“你是侍候刘军长的勤务员么？你领我们去看看刘军长！”

刘志丹扶住李大爷，笑着说：“老大爷，刘志丹不用人侍

候，我是侍候大家的！”

战士们看着李大爷，都“轰”的一声笑了起来。李大爷看着战士们都在笑他，很奇怪，就拉住一个小战士问道：“小兄弟，你们笑什么？”

小战士指着刘志丹，笑着说：“那就是我们的刘军长呀！”

李大爷仿佛不相信似的，上下打量着刘志丹，自言自语地说：“啊呀呀！红军的首领穿的和当兵的一样，怪不得红军这么热爱穷人！”

这工夫，附近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听说刘志丹带领着红军到了刘家园子，都跑来看刘志丹和红军。他们把刘志丹围起来，看着刘志丹笑咪咪的面容和朴素的衣着，激动地说：“红军的大官穿得这样朴素，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过呀！”

刘志丹对老乡们说：“乡亲们，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农民有地种，工人有工做，劳苦大众都有饭吃，有衣穿。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老财说红军是土匪，这是对红军的诬蔑。他们才真是土匪呐！”

群众听了刘志丹的讲话，特别痛快。李大爷拉住刘志丹的手，含着热泪说：“你真是个清官啊！”

从此，穷苦农民都说刘志丹是清官。

后来，陕甘人民编了一首民歌唱道：

正月里，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

一条棉裤

陕北高原的腊月，是滴水成冰的严寒季节。刘志丹刚在甘泉打了个胜仗，领着队伍夜宿在洛河岸边的马老庄。

夜深了，雪花仍在飘落着。各个窑洞里的红军战士，在老乡们烧得热烘烘的土炕上，睡得十分香甜。刘志丹查哨经过一孔窑前，忽听里边有人“哎哟！哎……哟……”地哼着。

刘志丹推门进去一看，原来是李班长在梦中呻吟。刘志丹端着灯，轻轻走到他跟前，慢慢揭开盖在他腿上的一条破毛口袋一看，发现李班长腿上的伤口又发炎了，冻得又红又肿。

李班长痛醒过来，看到刘志丹正端着灯抚摸自己的伤口，感动地说：“老刘，你还没有睡？”说着就要爬起来。

刘志丹赶忙将李班长按住，疼爱地说：“不要起来，我给你弄点煮糜草水洗洗，消消肿头。”

李班长感动得流着热泪说：“老刘，快不要去找了，这么大的雪，上哪里去找呢？”

刘志丹笑着说：“我知道，外边驴圈棚子上就有糜草。”说着，就走了出去。

李班长心里默默地说：“老刘真是处处留心啊！”

刘志丹不一会就回来了，他拍去身上的雪花，拿起一把糜草，很快就烧好了一盆煮糜草水，端到李班长跟前，象个

老妈妈一样，给李班长轻轻地洗着伤口。他一边洗一边说：“昨天不让你上战场，你一定要上去。看，伤口都冻肿了。以后穿厚点，不然要冻坏的。”

李班长说：“我已经把全部家当——两条单裤都穿上哩！”

刘志丹说：“穿两条单裤顶啥事？得想办法弄一条棉裤才行啊！”

到哪里去弄棉花呢？陕北这个地方地高天寒不出产棉花，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就更加困难了。老百姓的一条棉裤，爷爷穿了孙子穿，一连要穿几辈子，许多孩子都是光着屁股在炕头过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棉花呀！

刘志丹低头想了一阵，忽然走出去拿来一块又薄又小的棉褥子，说：“就用它来做一条棉裤吧！”说着就动手拆。

“不行，这怎么成！”李班长连忙翻身坐起来，一把抢过褥子，含着泪花说：“你就这一块又薄又小的褥子，行军当大衣被，宿营作被子盖，你实在需要这块褥子啊！”

刘志丹笑着说：“不要紧，我的身体结实着呢。你的腿不能再受冻了。”他说着又夺过褥子，就“噗哧噗哧”地把褥子的四角拆开了。接着又把缝在褥子上的线一根一根地抽出来。

李班长看着，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热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直流。

刘志丹一边拆褥子，一边问：“小李，伤口还痛么？”

李班长说：“这煮糜草水真顶事，肿头往下消了许多，伤口也不那么痛了。”

刘志丹说：“这个偏方就是好！那还是我在豹子川一带的森林里活动时，脚给冻肿后，一个老大爷告诉我的方法，只



洗了两次就好了。”

李班长敬佩地说：“你真是什么都知道，俗话说‘土方子气死名医’呢！”

“明天再洗上两次，不要再受冻，很快就会好的。”

两个人说着话，不觉鸡已经叫过两遍了。房东马大娘推门进来，看着刘志丹，说：“老刘，你倒起来得早啊！”

李班长说：“他还没有睡呢！”

马大娘感动地说：“老刘，你为我们穷人翻身过好光景，这么操心费神的，可要注意身体呀！”

刘志丹手里拿着棉花，说：“大娘，请你帮一下忙，给缝一条棉裤行吗？”

马大娘说：“行，行，快拿来我缝。”

刘志丹叫李班长脱下两条单裤，连棉花一块给了马大娘。

马大娘拿着单裤和棉花，回到屋里，叫醒媳妇和女儿，三个人一起忙了起来。大娘边撕棉花边向媳妇说：“多缝上几道线，做得结结实实的，让老刘穿上爬坡上山，为咱们打白狗子。”

没半天工夫，棉裤缝好了。棉花絮得匀匀的，线缝得密密的，大娘拿着棉裤，笑盈盈地走过来说：“老刘，快穿上试试，看合适不？”

刘志丹接过棉裤，高兴地说：“小李，快把棉裤穿上。谢谢大娘！”

大娘吃惊地说：“老刘，怎么回事，这条棉裤不是你的？”

李班长含着热泪，一五一十地给大娘说了。大娘看着刘志丹说：“老刘啊，你真是爱兵如子呀！”

五个鸡蛋

陕北的四月，正是春色迷人的季节。被解放的穷苦农民，乐滋滋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挥鞭催牛，精心耕种。山坡上，川道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

忽然，从苍翠的青山上，传来了一阵雄壮、激昂的歌声，紧跟着便闪现出一队雄赳赳、气昂昂的人马。他们有的头戴红星帽，肩扛大枪；有的头扎羊肚子手巾，身背大刀。正在田野里干活的农民，见红军下山了，都撂下犁杖，丢掉老镢头，一齐迎了上去，问这问那，欢笑不绝。

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大爷，拉住一个战士的手，焦急地问道：“怎么？老刘没有来？”

那个战士向山坡上一指，说：“你看，他来啦！”

只见刘志丹拉着一匹枣红马，马背上骑着一个伤员，走下山来。

刘志丹和乡亲们打过招呼，说笑了一阵，就从农会主席的手里拿过一把镢头，对战士们说：“把枪架起来，帮乡亲们干一阵！”说着自己先抡起镢头干了起来。

战士们纷纷放下背包，架好了枪，帮乡亲们犁地、打土块、撒种子。干了好大一阵子，农会主席仰头看了看太阳，对大伙说：“晌午了，快把同志们领回村里休息吧。”

乡亲们一下子乐开啦，争着把战士们的背包抢过去，拉

着战士们的手往自己家去。

农会主席对赤卫队长说：“把赤卫队组织一下，替红军站岗放哨，让同志们放心吃饭、休息！”转身又笑着说：“老刘我请定了，你们谁也别争。我家里给他留着白格生生的荞面和香甜的米酒哩！”

村里顿时热闹起来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出炊烟，灶房里刀子、案板叮叮当当直响。刘志丹和农会主席正坐在院子里的一块碾盘上谈论工作。这时，走进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婆婆，她手里拿着五个鸡蛋，走到刘志丹跟前，上下打量着说：“老刘，看你瘦成个什么样儿啦，大娘给你做了一碗荷包蛋，给你补养补养吧！”

刘志丹扶着大娘，亲切地说：“大娘，我年轻轻的身体不要紧，你老人家留着自己吃吧！”

大娘说：“这是我老婆子的一点心意，你不吃，大娘心里可就不好受啦！”说着，转身走进了农会主席的家里。

农会主席的婆姨，正设法给刘志丹做好吃的，见大娘进来，忙说道：“大妈，你看该给咱们的老刘吃什么好？”

大娘说：“做碗荷包鸡蛋，把油放多点，再炸点葱花！”

农会主席的婆姨笑着说：“我也想过这一样，好是好，就是没有鸡蛋呀！”

“这不是！你看，我带来啦！”大娘兴冲冲地说。

农会主席的婆姨可乐了，忙说：“这就太好啦！大妈，咱们动手做快点，他们休息过后，还要出发呢！”

两个人生火的生火，剥葱的剥葱，把平素练就的做饭本事都使了出来。不一会儿，一碗香喷喷的荷包蛋做好了。大娘走出门来，一把将刘志丹的通讯员拉过来，说道：“快给咱

的老刘端去!”

通讯员端着一大碗飘着油花、葱花的荷包鸡蛋，兴冲冲地走到刘志丹跟前，说：“老刘，快吃饭!”

刘志丹见通讯员真把荷包蛋端来了，便生气地说：“谁叫你端的?”

“是大娘叫端给你的。她说你的身体……”

还没等通讯员说完，刘志丹严肃地说：“我的身体怎么样? 都是你造的舆论!”

农会主席从旁边劝道：“老刘，这是大妈的一点心意，你就快吃了吧!”

刘志丹沉思了一会，就对通讯员说：“既然是大妈的一片心意，那好，快给伤员端去!”

“大妈叫给你的。”通讯员恳求道。

刘志丹疼爱地看着通讯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听话，给伤员端去，他们更需要补养身体!”说毕，他反背着手，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不知考虑着什么，不理通讯员了。通讯员没有办法，只好将这碗荷包蛋给伤员端去。刘志丹转身从怀里掏出一块银洋，递给农会主席，说：“你将这块银洋交给大妈，她的生活太困难了。”

一阵“滴滴哒哒”的军号声响起，红军要出发了。路旁、埝畔上，都站满了送行的群众。这时，大妈从人群里挤出来，抓住刘志丹的手，眼里闪烁着泪花，说：“老刘呀，你也太生分了。你真的看不起我这老婆子么?”说着，把那块银洋狠狠地塞到刘志丹的手里。刘志丹双手扶着大妈，亲热地说：“大妈，我们是为穷人办事的，怎能再给大家添麻烦、造困难呢!这钱你就收下吧!”

百 岁 衣

刘志丹领导着红二十六军，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白匪军在战场上打不过刘志丹，就转去抄灭他的家属。在群众的帮助下，刘志丹的家属都逃了出来。白匪军就放火烧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的祖坟。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带着三岁的小女孩逃进深山老林，过了一些日子，才被革命群众转送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南梁。从此，同桂荣就做起了红军的后勤工作，不是给新扩充的红军做军旗、服装，就是给同志们拆洗被褥、衣服，每天都很忙碌。

有一天，刘志丹给战士们讲完了军事课，有几个调皮鬼围着刘志丹，要和他掰手腕子。

“老刘，咱们比比，看谁的手劲大！”一个调皮鬼绾着袖子说。

“总指挥，来，掰一掰手腕子！”又一个调皮鬼伸来了手。

刘志丹笑咪咪地说：“对不住，我今天胳膊疼哩！”

这无意的一句话，被细心的同桂荣听到了。晚上，同桂荣摸着刘志丹的胳膊，关切地问道：“在哪达疼哩？”

刘志丹笑道：“我无意中一句话，你倒当真了！”

同桂荣说：“你别哄我，对老婆不说真话可不行！”

刘志丹装着没事的样子说：“不哄你，哪达都好好的！”

同桂荣说：“我就不信，你们红军不是不能说谎么？你这

个当官的怎还哄人哩！”

在同桂荣的再三追问之下，刘志丹才说出他不仅胳膊疼，而且腿疼，腰也疼。

同桂荣疼爱地看着刘志丹，埋怨道：“看把你保守的，身上有病还不给自己的老婆说！”

刘志丹笑着说：“我给你说了，你又要大惊小怪，让同志们知道了多不好！”

自从闹革命以来，刘志丹常常进深山，钻梢林，宿湿地，住石洞，身上连件棉袄也没有。因此，得了不少疾病。但他从来不提。这次同桂荣知道以后，十分关心刘志丹的身体。天气越来越冷了，同桂荣白天忙着给战士们补衣服，洗衣服，晚上又坐在麻油灯下，把给战士们做衣服时剪下的布条、布角，一针针、一线线缝起来，拼成了一块大布，又找了一点棉花，化了几个夜晚，给刘志丹做成了一件小棉袄。

这天晚上，同桂荣拿出了七对八凑的小棉袄，对刘志丹说：“你试一下看合身不？”

刘志丹接过小棉袄，高兴地说：“呵！用这么多的布条、布角缝成的，倒象一件百岁衣啊！”

同桂荣说：“就是为了让你穿上长命百岁呀！”

刘志丹笑咪咪地穿上了小棉袄，连声说：“很合身！很合身！”

部队在南梁休整了一个时期以后，在刘志丹的率领下又开到保安、安塞一带，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胜仗，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年底，刘志丹率领着红军又回到了南梁，准备欢渡春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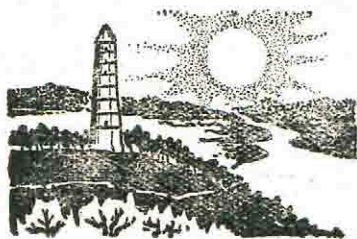
刘志丹回到了家里，同桂荣一看，小棉袄不见了。便问

道：“小棉袄怎不见了？”

刘志丹笑了笑说：“我给一个战士穿啦！”

同桂荣看着刘志丹清瘦的脸孔，深深的眼窝，心疼地说：“你呀！只知道关心别人！”说着把自己身上的一件旧毛衣脱下来，让刘志丹穿上。

这件事让大家知道以后，一些调皮的战士都开玩笑说：“咱们的老刘，还穿老婆的衣服哩！”



自请受罚

陇东山区的大森林出产木耳、蘑菇、猴头，还有许许多多珍贵的药材。由于森林里有恶狼、豹子、野猪，所以，老百姓都不敢进林采收山货。这些恶狼和豹子还经常窜进村庄，伤害人畜。群众为了防御野兽的侵害，就饲养了许少狗，有的狗非常厉害。

有一次，刘志丹率领红四团的一部分，在合水县连着打了几个胜仗，带着许多战利品，开回南梁堡子去。这天下午，部队从一架梢山上下来，顺着华池县的豹子川，继续行进。走着走着，天色慢慢暗下来了，道路变得模糊不清。刘志丹拄着一根棍子，走在队伍前边。转了一个山嘴，小路由河边爬上了山坡，就要进庄了。突然，从路旁的树林里窜出一只怪物，向刘志丹猛扑过来。刘志丹向左一闪，怪物扑了一个空。紧接着怪物把腰一纵，两只前爪腾空，和人一样站起来，张着大口，前爪抓住了刘志丹的衣领。情况十分危急。

紧跟在刘志丹身后的战士急忙喊道：“刘军长，快打，是只豹子！”说着就用马刀在怪物背上猛砍了一刀。怪物受到这一击，急忙回过头来，又向那个战士扑去。

刘志丹一听是豹子，急忙从腰里抽出手枪，对准“豹子”的头部，“啪”的一枪。“豹子”随着枪声，“扑通”一声栽倒在路旁。

后边的战士们听见枪响，都跑步前来，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家上前一看，都高兴地说：“啊呀！这次行军好福气，消灭了一只豹子，既为民除了害，又能改善生活！”

刘志丹收枪入套，又打亮手电一看，不由得“啊”了一声：“不好！这下犯了群众纪律啦！”

大家奇怪地问道：“打死豹子怎么犯纪律？”

刘志丹难过地说：“不是豹子！”

大家莫明奇妙：“不是豹子是什么？”

刘志丹声音低沉地说：“是庄上李大伯家的看羊狗！”

大家仔细一看，果然是一条狗，就说：“这不算犯纪律，是误会！”

“再说这只狗的皮毛也太象豹子了！”

大家都为刘志丹打死这只狗找理由。

刘志丹说：“不要找理由了，快把狗抬上进庄再说。”

队伍进庄后，就在埝畔上站了队。刘志丹走到队前，说道：“同志们，今天行军中，我开枪打死李大伯家的看羊狗，犯了群众纪律，请大家给我处分！”

战士们都说：“打死一只狗，又是误会打死的，就不要处分了！”

行军时紧跟在刘志丹身后的那个战士说：“要处分，该处分我。我说是豹子，你才开枪打的！”

睡梦中的群众，听见庄上来了队伍，家家户户点亮了麻油灯。李大伯手里端着油灯，走到队伍跟前，一下子就看见了刘志丹，高兴地说：“哎哟，是老刘带着红军来了！”他回过头来，对站在旁边的群众说：“让同志们先歇息一会，马上给做饭！”

老乡们都一下子围上来，要战士们到自己家里去歇息。

刘志丹对老乡们说：“乡亲们，部队还有事。我犯了群众纪律，还没有处理呢。”

李大伯莫名其妙地问道：“老刘，你犯什么纪律啦？”

刘志丹说：“我把你家的狗打死了！”

李大伯一听是把他的狗打死了，忙笑道：“打死一只狗算得了啥，快让同志们休息吧！”

战士们插话说：“我们正走着，冷不防狗从路旁窜出来，扑向军长。当时黑麻古冬没看清，狗又没出声，当成是豹子打死了！”

李大伯说：“打死好。这畜生最近偷着咬了好几个人，我正准备往死处治它呢，这下倒省我费事了！”

刘志丹说：“大伯，我犯了纪律，打死你的狗，首先要给你赔偿。”

李大伯忙说：“老刘，看你说到哪里去了。你替我打死了它，我还要感谢你哩！”

刘志丹说：“大伯，这是红军的纪律，一定要给你赔偿。”说着就掏出一块银元给了李大伯，但李大伯怎么也不收。最后，刘志丹硬把银元塞到李大伯手里。

李大伯手里捏着银元，眼里含着泪花，说道：“红军的军长误打死一只狗，也要赔偿；白军打死一个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真是天地之别啊！”

刘志丹重新叫战士们站好队，说道：“同志们，我犯了纪律，看给我什么处分？”

战士们纷纷说道：“赔了就行啦，不要处分了！”

“为这点小事，还能给处分！”

刘志丹说：“同志们不说，那就按咱们红军的纪律办事，罚我担三天水！”

战士们又纷纷说道：“哪里有处罚军长的道理！”

“罚军长担水，不成体统！”

刘志丹让大家静下来，说道：“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在这个军队里，不论是谁犯了纪律，都要受到处分，纪律对于战士和军长是一样的。”

战士们听了连连点头，决心学习刘志丹，做遵守纪律的模范。

队伍解散后，刘志丹立即跑到河边，给战士们一担一担地挑起水来，一连挑了三天。

智取兴隆寨

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间，刘志丹带领红军把个兴隆寨围得水泄不通，决心要拔掉卡在根据地里的这根毒刺。

兴隆寨三面环水，一面负山，四周是悬崖陡壁，脚下水深流急，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向山寨，地势十分险要。寨子上，明碉暗堡，交错盘结，炮楼高耸，寨墙坚固，院内又有水井直通河心。安塞县的伪县长和十来个地主民团的头子，带着约五、六百名匪徒，就盘踞在这个寨子上。这伪县长是个作恶多端的家伙，他仗着险恶的山寨，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扬言说：“红军就是身长翅膀脚生云，也休想飞进来！”

兴隆寨已经被围好几天了，可是还没有打开。红军战士都很着急。

这天，整整一个早晨，刘志丹都紧锁着双眉，在山头上走过来走过去地思考着攻寨的问题。通讯员虎娃子把锅里的水烧开了好几次，还不见刘志丹回来吃饭，就向山头上跑来。他走到刘志丹跟前，说道：“总指挥，快下山吧，你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两天没有休息了。大家都担心你的身体。”

刘志丹说：“不把寨子打开，我们怎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呀！”

虎娃子说：“那你不是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么？”

刘志丹拍了下虎娃子的肩头，笑着说：“小家伙，你真会说！”便拉着虎娃子的手一起走下山来。

回到指挥部，虎娃子赶忙抱来一捆杨树棒棒柴，吹着了灶膛里的火，锅里的水马上就“呼呼”的响起来了。

刘志丹看着虎娃子，问道：“吃什么饭？”说着就蹲下来帮虎娃子烧火。

虎娃子高兴地说：“是你最喜欢吃的杂面条，还是猪肉臊子①哩！”

水开了，虎娃子把又长又细的杂面条下到锅里，用筷子搅了几下，盖上锅盖。刘志丹又往灶膛里加了一把干柴，水马上又开了，面汤直往外溢，锅盖被鼓得一起一落的，“呼噜、呼噜”直响。

虎娃子正要去揭锅盖，刘志丹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别往开揭！”这一声，倒把虎娃子吓了一跳，他还以为总指挥在和他开玩笑哩，便又去揭锅盖。可是又被刘志丹挡住了。虎娃子瞪着一双大眼睛不解地看着刘志丹。只见刘志丹双目紧紧地盯着被面汤鼓得一上一下的锅盖，正在沉思着什么。虎娃子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愣着站在一边。

突然，刘志丹一把拉住虎娃子，高兴地说：“虎娃子，我们有打寨子的办法啦！”

虎娃子惊喜地问：“有什么办法啦？”

刘志丹指着锅灶说：“你看，这锅好比是寨子，我们在寨子底下挖一个象灶膛一样的地洞，装上几棺材火药，就能把寨子轰垮！”

①臊子：用肉丁做的汤。

虎娃子高兴地说：“真是个好办法！”

用火药轰寨子的决定，象一股春风一样传开了。红军战士和群众高兴得一个劲唱信天游。

有的战士还跑到寨子跟前隐蔽起来，向寨子上喊话：“喂！寨子上的匪军们听着，我们要挖地洞，用棺材装上火药轰寨子，你们快投降吧，不然就要坐飞机上天了！”为什么红军要把行动计划通知敌人呢？原来，刘志丹想得更多更远。

寨子里的伪县长、团头、地主老财，听说红军要挖地洞用火药轰，真象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乱转。想跑吧，周围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想守吧，这么个小寨子，怎么能经得起一轰呀！

寨子外边的半崖腰里，有几百个头扎羊肚子手巾的赤卫军队员，手拿老镢头、铁锹，在红军机枪的掩护下，换人不换工具地日夜挖地洞。只三天工夫，挖出来的土就快把山沟填平了。寨子里的太太小姐们，整天哭哭啼啼的。团头们焦虑万状，胆战心惊，都说：“这怎么得了呀！”

伪县长还不大相信红军当真能把地洞挖到寨子当中来，便在院子里安了一口大缸，整天和几个团头爬在缸沿上听动静。

一天下午，几个团头爬在缸沿上，听见缸里发出了“咚——咚——”的声音，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忙跑到伪县长跟前，结结巴巴地说：“县……县座，不不……不好了，挖挖……挖到当……当中来了！”

伪县长一听，忙跑到院子里爬在缸沿上听。这时，团头、地主老财们也都来了，他们在缸沿上趴了一圈。缸里的震动声越响越大，就连站着的人也能听见里边“咚——咚——”

的声音了。他们一个个都冷汗直冒，脸色灰暗，连声说：“糟了，糟了，挖到当中来了！”太太、小姐们一听，都呼天喊地地大哭起来，整个寨子里乱成一疙瘩。

伪县长和团头们，强作镇静，爬到寨墙上，探出半个头向四周窥视着，只见满山遍野人群来来往往，在挖出的新土堆旁，还摆着好几副棺材。“我的天爷爷呀，他们把火药都运来了！”

几个团头浑身发抖地对伪县长说：“县座，快想办法吧！不然的话，怕活不到明天了！”

半夜时分，伪县长叫醒家小、心腹和十来个团头，打扮成赤卫军模样，用红绸被面做了一面红旗，从水洞里悄悄地爬出来，偷偷地跑出寨子。但是，还没有跑多远，就被游击队一个个活捉了。原来，刘志丹早已料到他们要逃。

第二天早晨，匪军们一看伪县长和团头们都偷跑了，只得打起了白旗，缴枪投降。寨子里的老百姓，欢天喜地地打开寨门，迎接刘志丹和红军上了寨子。

后来，一个赤卫军队员问道：“老刘，你说要用火药轰寨子，可是只叫我们挖地洞，为什么连一斤火药也没有准备？”

刘志丹笑咪咪地说：“对付这些惊弓之鸟，只要吓吓他们也就够了。要是当真用火药轰，把敌人轰死倒好，轰死寨子上的老百姓怎么办？”

大家听了后，都敬佩地说：“啊呀，这条计谋好得太①！这叫做‘智取兴隆寨’呀！”

① 好得太：好得很。

出奇制胜

一九三五年六月，刘志丹带领着红军，把安塞县的李家塔寨子，包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

李家塔寨子地形十分险要，东西两面是两条天然的深沟。沟壁陡峭，难于攀登。两沟交会处的南面，是几十丈高的断崖陡壁，使人望而生畏。北面和大山有一线相连，但被人工挖断，削成了笔直的峭壁，望上去头晕目眩。只在东面有一处缓坡，在这里修了寨门，架设了吊桥，是山寨的唯一进出处。山寨上修筑了坚固的围墙，墙上摆满了礮石、滚木、砖块。

山寨里住着地主老财、土匪恶棍、逃亡来的各路团头及其家属，共约二千多人，豢养着二百多名反动的团匪。这批家伙们囤积了大量的粮食衣物、武器弹药、生活日用品，依仗着山寨天险，准备长期固守顽抗。

红军攻打了三天的，没有攻下来。第四天头上，红军采取挖地道的办法，准备爆破，让敌人坐“土飞机”。可是敌人在夜间加深了外壕，切断了地道。五天、六天过去了，还是攻不下寨子。这怎么办呢？担任主攻的贺团长很着急，但又苦无良策。

第七天头上，刘志丹拿着望远镜，来到前沿阵地桑塔湾的战壕里，观察寨子的地形。一直在毒热的阳光下，观察了

几个小时，刘志丹才对身边的通讯员说：“你赶快去把贺团长请来！”

贺团长来了，他看见刘志丹正举着望远镜聚精会神地对寨子搜索，心里猜测道：“看样子老刘一定有了攻取寨子的办法啦！”

刘志丹把望远镜，送给贺团长，指着寨子南面的悬崖说：“老贺，你看，对面的悬崖上有一道裂缝。”

贺团长接过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说道：“咦，我怎么没早发现呢！”

这道裂缝的两旁，长着一些杂草，灌木，不仔细观察，是不容易发现的。刘志丹问贺团长，能不能从那里爬上去。贺团长正在琢磨，通讯员惊叫道：

“老刘，你看，狗！”

刘志丹拿起望远镜一看，只见一条狗从沟里喝完水，夹着尾巴顺着裂缝爬了上去，从寨墙上跳回寨子。便高兴地说：“老贺，狗能爬上去，人能不能扒上去呢？”

贺团长坚定地说：“狗能爬上去，人更能扒上去！”

刘志丹指着裂缝说：“这里是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也是寨子上的薄弱部位，扒上去以后，给敌人一个出奇不意，攻其不备，把寨子拿下来。”

贺团长高兴地说：“老刘，你放心，我们团保证拿下寨子。”

寨子上的敌人，在红军第一天攻打时，都提心吊胆，十分害怕。可是，红军一连攻打了五、六天，还没有打上来，他们的胆子慢慢大起来了。匪首唐海彦，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这一天，他把山寨上的大小头目、太太、小姐三百多人召集起来，任命亡命徒张九高为山寨总指挥，当场赏给洋

烟一百两、银元一千块，亲自给张九高披红戴花，打气鼓劲。接着大摆酒席，祝贺张九高荣任总指挥。

这时，刘志丹早已布置好了一切：寨子四面山畔上的战壕里，趴满了红军战士，一支支步枪，一挺挺机枪，从不同方向，都对准了寨子；二团的战士做好了正面佯攻的准备，刘志丹亲自指挥着二十多挺机枪，在战壕里一字摆开。贺团长带领着三十七名突击队员，运动到了裂缝跟前。一切准备好以后，刘志丹一声命令，夺取寨子的战斗便全面打响了。

寨子上的大小头目正在喝酒吃席，猜拳行令，一片乱哄哄的喊叫声。突然，枪声四起，喊声雷动。吓得团匪们纷纷直往炮楼里钻。

放哨的团匪，慌慌张张跑来报告道：“唐团总，不好了！共匪好象要强攻，寨子东西两面都有许多共匪在运动！”

一个团头战战兢兢地说：“刘志丹诡计多端，不知又玩什么花招呀！”

唐海彦隐着心里的恐惧，大声叫道：“大家镇静！镇静！刘志丹就是神仙也没有用。我李家塔寨子如同铜墙铁壁一样，万无一失。大家放心，请放开海量，只管痛炊！”于是，团匪们又强打着精神猜起拳来。

贺团长带领着三十七名突击队员，运动到悬崖底下，仰头一看，几十丈高的悬崖，十分陡峭，几乎和地面成九十度。一丛丛杂草，一簇簇灌木，掩盖着那道裂缝。大家非常佩服刘志丹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为出奇制胜夺取寨子，找到了一条道路。这三十七个突击队员，都是扒山、爬树的能手，只要有个裂缝，手指能扒住，就能爬上去。队员们紧了紧带子，背好了枪支、手榴弹，便鬼不知神不觉地开始攀登。

正在吃着酒席的大小头目，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从几十丈深的悬崖下扒上寨子来。得意忘形的张九高，正接受各团头的敬酒，一个团匪慌慌张张地闯进来报告道：“不……不好了！共……共匪上……上来了！”

张九高一愣，酒杯落地，打个粉碎。他瞪着一双红巴巴的眼睛，问道：“从……从哪里上来的？”

“从南面上……上来的！”团匪结结巴巴地说。

团头、太太、小姐们顿时慌作一团，不知所措。

唐海彦把桌子一拍，骂道：“狗日的们，慌什么！共匪就是天兵天将，也不会从南面上来！”

这时，又一个团匪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报告道：“快……快！共匪……真的上……上来了！”

张九高把上衣一脱，双手拿起两把盒子枪，象一只恶狼似地叫道：“都跟着我上，把共匪打下去！”

唐海彦厉声喊道：“谁敢不上阵，就地枪毙！”

团匪和家属们一齐跳上寨墙，将礮石、滚木、桌子、板凳、水桶等器什，一齐打将下来。

正准备翻越寨墙的突击队员们，突然遭到了礮石、滚木雨点似的打击，有几个负了伤，情况非常危急。

这时，刘志丹一声号令，二十多挺机枪，一齐喷射着火舌，象暴风雨一样，扫向敌人。打得敌人纷纷倒地，滚下了寨墙。

贺团长不顾头上伤口的剧疼，指挥着突击队员搭起人梯，翻过寨墙，跳进寨子，同敌人展开了短兵搏斗。

亡命徒张九高，赤着上身，驱赶着团匪、家属们，疯狂地反扑。突击队员一枪将张九高打倒，结束了这只恶狼凶残

的一生。团匪们一看张九高被打死，顿时大乱，纷纷后退。贺团长指挥着队员们，迅速占领了寨门，放下吊桥，红军勇士们飞跃而入。

红军勇士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消灭了顽抗的敌人，生擒了唐海彦。

红旗插上了李家塔寨子，安塞县全县解放了。从此，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让我“看看”咱们老刘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抗日。英雄的红军，浩浩荡荡地向黄河边挺进，沿途的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扶老携幼，都赶来看望老刘。

这时正值春节期间，群众拿着红枣馍馍、鸡蛋挂面，抱着又红又大的南瓜，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吹着唢呐，从几十里外，赶到红军路过的地方。刘志丹看到路旁的群众，就远远地下了马，笑咪咪地走过来，问群众生活怎样，生产如何，并向大家讲着党中共和毛主席到达陕北后的大好形势和红军打胜仗的喜讯。

正当大家听得入神的工夫，忽然间传来了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你们闪开点，让我看看咱们的老刘！让我看看咱们的老刘！”

大家一看，原来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只见她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象山核桃似的。她拄着拐棍，由孙女搀扶着，颤颤抖抖地走了过来，手里还提着一篮子又红又大的枣儿。

人们给大娘让开一条路，让大娘走上前来。有的人说：“大娘，你的眼睛瞎了，怎么能看见老刘呀？”

大娘说：“我看不见，还不会摸呀！”说着就伸出手，

“咱们的老刘在哪里？咱们的老刘在哪里？快叫大娘摸摸你呀！”

刘志丹赶忙走到大娘跟前，扶住大娘，亲切地说：“大娘，我在这里。”

大娘高兴地把那篮子红枣，双手送到刘志丹的面前，无限深情地说：“老刘，这是大娘叫孙女在枣树上一颗一颗挑选的，留着等了好长时间了，红枣能补身子。听说机会主义分子把你的身子糟害得不轻啊，可把大娘的心担扎啦！”

刘志丹接住了红枣篮子，激动地说：“大娘，有毛主席领导，一切都已经变好了。红枣留着你自己吃吧，你岁数大了，要好好注意身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今后会有你老人家的好日子过呀！”

大娘的眼眶里满是泪花花，她非叫老刘把红枣收下不可。刘志丹只好把红枣收下。大娘这才高兴地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把拐棍递给孙女，双手轻轻地抚摸着刘志丹。她从刘志丹的头顶摸到脚底，又从脚下摸到头顶，一边摸，一边高兴地说：“好哇，好哇，真是咱们穷人的贴心人啊！”

周副主席知道这件事后，高兴地说：“刘志丹在陕甘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群众的领袖。我们的军队和群众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鱼水关系啊！”

后 记

刘志丹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创始者。他一九〇三年十月四日出生在保安（今志丹）县金汤镇，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在红军东征时，不幸牺牲于山西省中阳县三角镇，时年只有三十四岁。为了纪念刘志丹，一九三六年五月，党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一九四〇年，党中央决定在志丹县城修建刘志丹陵园，永世纪念。

刘志丹在西北人民群众中，影响很大，享有崇高的威望，正如毛主席赞喻的，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当年领导西北人民闹革命的许多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直到现在，陕北人民一想起刘志丹，还放声唱道：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工作在刘志丹的家乡，接触了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老赤卫军队员，听他们讲述了很多刘志丹闹革命的故事。这些故事教育着我，鞭策着我，鼓舞着我，使我产生了把这些故事搜集整理出来的念头。

在搜集整理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志丹县委的支持，给了我在西北高原上，在刘志丹当年活动过的地方进行采录的机会。

在刘志丹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我爬山涉水，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食宿在农家的土窑里。在田间地头，在果园瓜棚下，在山区小镇里，不顾山高路远和日晒雨淋，寻找着讲述故事的人。我先后在十几个县里，采访了四百多名同志。他们有的是刘志丹的警卫员，有的是传令长，有的是团长、连长、排长、班长、战士、房东。他们给我讲述了很多刘志丹的故事，使我获得了四十多万字的记录。

近几年来，我将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出了六十多篇传说故事，并在全国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部分。但有的同志提出这些传说故事，不符合事实。我认为这是把回忆录和传说故事混淆了。大家知道，回忆录是当事人回忆当时史实的，当然必须真实；而传说故事则是一些历史事实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人民群众的丰富、想象和加工，把那些历史事实大大充实和扩大了，使情节更加生动，故事更加丰满了，从而变成了民间传说故事，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了。这些传说故事，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但它不等于历史。

我在六十多篇传说故事中，选出了四十篇寄给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社看了稿子后，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又从四十篇中精选出了十九篇，编成了现在这个集子，并用“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句民歌作为书名。

刘志丹已经牺牲四十七年了。许多讲述刘志丹革命活动的老同志，也大都先后去世。所以，刘志丹的许多优美动听的故事，有不少已经失传！现在搜集就比较困难。即便搜集到的，也因年代久远，众说不一，各有异同。尽管有些故事经群众传来传去，增添了不少神话色彩，但每个故事都确经流传，绝非搜集整理者臆造。

这些传说故事，从搜集材料，到整理出来，经历了二十来个年头。每一篇传说故事，都是经过了十几个人，有的经过了几十个人给我讲述的。如田兴旺、叶子明、张怀旺、张生华、何俊英等同志，就给我讲述了许多故事。在这里，谨向所有给我讲述过故事的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今天，正当我们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为建设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奋发努力的时候，读一读这些故事，定能从中受到教益，得到鼓舞，获得力量！

由于整理者的水平有限，搜集的材料还不够全面，又缺乏整理传说故事的经验，因此，这些传说故事，难免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我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以便修正和补充。

白 黎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志丹县

责任编辑：杨惠临
封面设计：封友文
插图：杨春瑞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2\frac{7}{8}$ 字数5万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书号：10229·0082 定价：0.36元

类别	A3187
NO	8790

A-1.89 ~~87~~

书 号: 10229·0082
 定 价: 0.36 元

9